

道

僊居縣志卷之六

名宦列傳

自有邑後宦茲者多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獨家視其國子視其民者至今猶嘖嘖人口不幾與山川同悠久耶太史公曰燕召公之德深矣哉甘棠尚不忍伐况其人乎聊取其績而志之亦甘棠遺愛意也

晉

羊忻永和三年初置樂安公以廕補邑令甫至以縣治地偏非一邑正氣乃遷于青圭前功成而民不勞其治邑也以風流儒雅相尚而事無廢弛民



戴之如慈父母焉弟愔爲峽沔尉暮省兄而朝還
得道于括蒼史稱公起家輔國參軍嘗詣領軍劉
琨琨拂席改衣晉接之其見重于時如此

宋

陳襄字述古閩之侯官人深契孔孟之學與陳烈
周希孟鄭穆唱道于東南鄉人化之號四先生慶
曆中登進士釋褐任僊令以德化民無事鞭箠邑
悶悶若太古有老吏金彬者歸耕數月而後出然
神明內蘊案無留牘當其時邑文教正興公更加
鼓舞闢黌宮創社學爲勸學文月朔命門人管師
讀以聳父老聽自是人材益輩出擢侍御史薦司
馬光呂公著等于朝力詆王安石青苗諸法出知
陳州終樞密直學士爲有宋名臣學者稱爲古靈
先生云

劉光以文林郎知縣事政務簡惠黎民懷之後遷
本郡守人多焚香載道迎墨吏望風解綬去及代
男女巷哭閉城使不得出

郭三益政尙寬和而濟之以威嚴民懷且畏與劉
光齊名至今稱賢令者必曰劉郭如漢之召杜云
趙善惠字民如子歲大稜以俸金買穀賑給有不

及者親詣窮壤畀焉至今尸祝之

章敏子精敏絕倫游剔夙弊吏不敢欺尤作興學校後令夏嘉一遵敏子所爲治者並著聲稱號爲

章夏

崔縱爲丞未幾進承務郎時徽欽北去前後通問罕有返者衆憚于行公毅然請往不屈死之

徐默成博學善屬文尤喜談兵爲尉朞月值呂寇之亂奮不顧身率勇敢與巡檢鄒進合力堵禦戰不利忽爲所乘俱罵賊而死其子貧不自給于城南家焉

元

趙敏中明而能斷人皆服之凡利所當興者無不竭力爲必得實效後止不尙粉飾蓋有古循吏風云

明

張約山東曹縣人太學生居官精勤始終著清節慈祥不苛民甚德之

曹廷桂常州武進人領鄉薦性廉潔尤長於斷爲令七年案無留牘有便民者暮計朝行綽有成績明初循吏推公爲首

馬濂常州無錫人以進士授邑令爲政尙大體不事東濕存靖難忠臣鄭公恕後而復其產嘉靖壬子倭寇焚黃巖粹及仙公率民兵與郡守宋公治邀陪之賊越嶺逸尤著清節去之日父老歌曰民送兩行淚官行一擔書後祀公于學宮前之右崇禎甲申殉變忠臣馬世奇卽其孫也

余城江西鄱陽人先是邑遭倭變又經城役郡司李蕭文清繼毛公德京督責過嚴民財力俱敝未幾蕭報陞益加恣肆李公一翰謂之曰君行有日矣予錢于東可乎蕭遂歛跡去余備悉從來之苦

竭力撫循流氓氓始集乃以有邑識者嘆曰天生余公爲我僊也尤不阿權貴務絕請託竟以中傷飄然而去于時有張元卿者以簿攝事治倣余公其峻節尤著云

趙善政陝之涇縣人以進士授令性不羈喜與文士游到處多題咏行政不爲一時計議更雜派爲條鞭民至今稱便後調繁東陽尤有循聲周喬登廣東南海人以進士爲令平易近民蒲鞭不施釜甑往往塵生每大風雨則高歌一室泊如也有寒士風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云

湯聘尹江南長洲人進士授給事中以誥誤出爲
令爲治務節冗費并里甲濬水利改舖舍有利于
民者圖之惟恐不及民甚戴之後仍召入諫垣

王明齋閩之晉江人與古靈先生同鄉初至謁祠
慨然有羨墻之慕冰蘗茹飲不爲一錢污時有簿
曾學周江右之南豐人殫心輔政以廉能稱公修
學宮曾採取山木不避艱險又建白營平政橋相
得有成號爲一時之盛云

汪夢說繼王公明齋後治民與王相上下時有間
架之稅公以民貧甚毋苦父老爲強項不奉法郡
守強之不能得民賴以安

陳起龍閩之海澄人居官簡朴凡訟者以善語解
之民愧悔乃罷日與文士登山涉水飲酒賦詩忘
其身之爲民上也去之日囊橐蕭然

吳正大徽州休寧人由異途爲邑叅剛介自持不
媚權貴以湯令入覲攝縣事其併課清丁二事尤
爲法良意美吳左都子任犯殺人律必欲得其人
以置諸法有李膺破柱風時稱天下清官第二後
以中傷去民競惜之

唐伯逸南昌人由太學生爲尉嘗謂取民財如割

鷺鷥股上肉一塵不滓稱尉之清者必以唐爲第一云

葛延方人物雄偉禁絕紙價不取民一錢一都安仁有盜劫剽出沒無常公不介馬而馳之盜胆落而潰民賴以安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領鄉薦爲訓導以忠孝節義勗諸士士多所成立歷官翰林修撰靖難師殲詔公募兵聞金川門失守遂投繯于廣德州

吳泰閩之延平人領鄉薦爲學諭喜作人于寒士尤加意焉歲暮輒手俸金俟有至者與之曰稍助旦暮費受者多感泣後有陳學禮亦閩人由明經以身訓士人嚮慕之于其去也立石以誌不朽

論曰傳者以其人可傳而傳之也亦以其人有可傳之事而傳之也若人可傳事無從考核則柰之何仙幾遭兵火典籍無存卽如袁子雄之名得于智顓之傳辛少府之任見于張藉之詩舊乘不載其他之散失可知也名宦一傳若陳公襄輩固灼灼矣他若令如倪偉郁尙寅劉志芳李經周瑞祝一經丘柘黃議羅文煒金陵漢王寵麟丞如黃勉陳理簿如趙監張佑謙尉若

陳祐論若曾茂卿曾可耕謝裳訓若劉鐸尹華
或以惠稱或以清重或以才名欲考其事之詳
而傳之不可得不能強爲之附姑存其名以志
景行之私而已余愴然者久之

又曰長吏親民之官也民之飽暖饑寒歡愉哀
楚天子上官莫能聞知卽知之亦莫遽如之何
也日歷歷于長吏之目而輓轡于其掌上蓋呼
吸通也漢世祖曰郎官上應列宿苟非其人民
受其殃洵知言云帖堂叅尉權雖不專其親民
一也學博士則尤風化之原矣余旣約畧傳其

賢且惠者間有貨賄以求滌刑以逞輩姑闕其
文亦春秋諱意然小民何知撫我則恩虐我則
怨恩難氓而怨更未易忘每見父老歲時伏臘
輒舉舊官姓名告子弟曰某也慈某也厲某也
介某也污有譽不容口式歌且舞者有裂眦痛
恨者千百載後如其身受則直道之遺口碑所
于懲勒更有炳于傳者雖欲爲之諱罔裨焉嗚呼威
膏曰福逞于一時穢聲及于百世可不慎歟

願與千一執難繼以千百世而不與
 憚更肯與千與肯難始為之鞫固無
 別者千百難於收其良受與直鼓之
 介某也吾肯不容口左相且與肯肯
 憚舉書官於各書千與曰某也慈某
 慈恩難知而慈更未良忠良良父
 文亦春秋鞫意然小與何映無非
 賢且惠肯間肯肯願以宋鞫所以
 僊居縣志卷之十一

忠義列傳

魏徵有言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臣以忠著亦大不幸矣哉雖然疾風知勁草平居慷慨而談人人皆忠及變起卒然旋化為依阿非正氣嶄嶄爭日月光詎易語此昔人謂患難之途天每以嘗君子旨哉言之乎僊山水萃冽黼黻太平代產偉人而倉皇赴國難膏白又如飴者更炳炳勿得而氓焉噫其視世修降表之李氏歷事四朝之馮公何如也

宋王莊字以實

宋王珏字叔寶咸淳間進士累官太學博士德祐丙
 子權知州事元裔太后詔台州降珏涕泣曰天
 子蒙塵臣節有在詔詎可奉耶與同邑侍郎陳
 仁玉倡民堅壁守城陷赴泮水死焉元兵將取
 珏首姪賓虞偽叔衣冠自殘以全其屍

趙時栗字寬甫叔寶同年進士授海鹽主簿募民
 與元兵對壘者二旬食盡度不支遂策馬突入
 敵營手刃數騎而死

高申甫字宣卿由武科除景陵令多惠政元兵至
 率民力戰死之

張華宗字君實寶祐間以明經補國學除杭州教
 授轉揚州臨江謹身率士所至有聲開慶元年
 元兵壓境翼同官拒守久之臨江陷元兵火文
 廟大呼曰不降者我也當速殺洩而忿曷為令
 先聖無依耶遂遇害事聞詔謚忠烈賜大夫秩

元

吳揚字仲修少負大志好騎射至正間郡監廉其
 才擢署黃巖州判會睦溪盜犯僊居遂陞州司
 馬以兵屬焉揚慨然曰吾當滅此而後朝食况
 難作父母邦耶輒部兵逆戰于羅漢潭挫其鋒

賊窘甚有鄉民吳奉一者陰爲賊導賊凌晨潛掩其後揚格鬪大劊而死師府伯顏不莊舉其長子焜襲職焜與弟燾斫等泣涕誓師趨搗賊巢獲其渠魁并向導者剖肝以祭之朝嘉其父子忠孝命廟祀仲修于邑南并官燾斫云

張惟賢字允德惟大弟虬髭猿臂能挽十石弓叱咤千人自廢後至正間荐授南漳監鎮累勲擢武德將軍晉爵侯食邑萬戶與明兵戰于蘭溪失利被獲初劉誠意基與之善至是劉如械所說之降惟賢曰吾非不知若主長者顧吾兄弟

並開府受國恩最不忍也洎就刑劉與太祖曰夫爲知己動耳主上掃平六合不宐使天下有殺義士名太祖領之謫武林戍不食七日死其九世孫相霖字君璧膽畧過人明崇禎間除寧都尉會廣西蓮子峒寇作侵寧都諸校憚戰相霖請部兵先大破之兵備邗逢吉撫軍陸問禮上其功陞授驃騎將軍叅四鎮陳洪範前部卒于京

明

盧迥字士恭爲人疎爽不屑曲謹少嗜酒貧甚勿

能得輒解衣貫飲酣輒白眼罵人皆呼爲狂生而事親獨以孝聞喜歌詩動數百言多羽音雅不欲傳洪武間以貢入太學元夕太祖微行聞書聲若欲泣者扣扉詢曰花市盍往觀迴未意其爲上也曰客何問家二大人白紛如遙在天涯安能樂此耶與語久之上悅詰旦召對復稱旨授戶部主事累官戶部左侍郎建文四年燕兵起與郭任主抗禦之策洎京師陷文皇廼奉詔厲聲曰何不急殺我延頸就刑聞者壯之鄭恕字本忠以詩豪善作字人或以王右軍方之

叱曰字各有體吾詎臨摹者其狂類如此洪武間貢寧波知府禮聘爲鄞縣訓導未幾陞蕭縣令燕支將王聰攻蕭恕率衆拒守矢被體如蝟毛不少撓旬餘城陷聰說之曰先生苦矣先生稍屈九列不足言也恕奮然曰縱貴極人臣詎從逆耶遂死之子濂湜謫北平

顧碩字景蕃洪武間由通經儒士授山西石樓知縣擢吏部主事文皇入金陵卽帝位召之不赴逸爲富家牧牛每出牧携一竹筥緘藤甚密暮歸卽枕之臥或問此中何所有珍之乃爾輒攢

着不答善吟嘗作飯牛行有曰掛書不讀項羽傳火牛未用田單策間抵山之椒水之滑四無人地輒慷慨悲歌聲撼林木永樂二十一年聞赦乃闢筭出衣冠服之別主人歸詢其詳始知爲碩云

張約字存博邑諸生任俠好擊劍雅以忠義自許嘉靖丙辰倭寇犯境率家人禦于光山之麓斬獲頗衆翌日寇大集家人駭逸去約孤身闖爲賊所執脅導入城罵曰恨不斬汝萬段顧乃作鄉導耶賊劊其舌猶噴血罵不絕口而死譚郡守綸督師至親詣死所爲文弔之從昆奇稱涇橋先生者博學善籌兵因遮說譚譚用其策大敗之遂棄杖而遁

應昌士字君寧號吉生丰儀俊偉美髭崇禎庚午黃石齋道周主浙試拔中式庚辰以特恩賜進士授安定知縣癸未冬闖賊破潼關遂圍安定昌士倡兵民登陴效死守越月城陷被執賊不忍殺希降之昌士奮罵不屈妻周氏與女貞年十六在旁亦奮罵賊先殺以脅之笑曰各得死所矣終不屈十一月十九日械至蘭州僞帥親

釋其縛盛供具延之上座酒數行從容勸曰識時勢者呼俊傑公何膠焉昌士鬚棘匕張舉杯擊僞帥首時漏二下卽席被害僕趙登裹屍還安定與夫人合葬于東山迄國朝定鼎士民追悼具呈陝宋督學使琬批送入名宦祠康熙壬寅夏安定令烏程張貞侯以憂旋義其千里死國難携趙登載三骸歸窆于麻姑北麓

附陝西督學使宋批 明之將亡闖賊肆

虐潼關一破秦無堅城長吏望風納款將帥倒戟相迎獨安定應令以斗大孤城登陴誓守勢旣不支身膏白刃巖匕大節真可與日月爭光允宜俎豆以孚明綸

論曰委贄而致身古之法也故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成敗利鈍可勿問焉宋明之際僊之臣子或櫻城于前或駢首于後躋立孤壘而抗全盛之勢雖張巡許遠何以加諸若夫脫然林兔力固首陽亦可謂亭匕而上矣至于介士不爲賊污見危致命死雖不同其心一也曾鳳韶曰生于文天祥忠義之鄉後之生于僊者可不勉哉

時不同其心一也曾鳳喈曰主于文天孫忠義
 士矣至于介士不為類而良哉廷命亦難
 請若夫劍然林泉女固首鬪亦何謂亭以而
 立砥壘而誌全盤之變觀悲淡指鼓何以味
 士之烈野之烈于庭野焚于前庭繼首于外觀
 不齊限以出繼之烈想所檢可於問焉宋則
 論曰委贊而廷良古之志也其藏限吾之靈
 石與日以年米武空張豆以宰則餘
 聖警守焚頭不支良膏白以繼以大禮真

僊居縣志卷之十二

孝友列傳

孝友庸德也然難言矣士或稱詩說禮自謂能行古
 之道類志養缺如骨肉際有戎心焉豈其禮明其志
 衰與僊風俗茂美家門之內多至行彼區區口體娛
 者不足云也乃若磊砢光卓之為可格天地泣鬼神
 勿表出之任其泯也汝也乎村墟草莽間奚可哉
 宋

吳沆字仲元淳熙二年武科歷知昭靖二州以母
 老乞養母病剖股和藥進而霍及故廬墓三年

縣令趙幼聞立純孝坊以旌之名其里曰孝義
鄭憲字彥仁雄飛姪景定三年進士歷官太學博
士德祐間元兵壓境奉母逃元兵追殺其母號
泣曰吾義當死國苟且竊旦夕生者母在則然
耳今若此負土葬其母畢遂雉經于墓右

顧玉文字溫夫咸淳十年武甲第一元兵至台父
被執玉文身捍之頸被數刃與父俱仆移時乃
甦退居事母孝養彌篤焉

吳處仁字敬之父爲元兵所驅巡山呼其子索鏹
貸之處仁趨軍語曰銀吾所藏也容歸取以贖
父及發窖則已爲人所得矣乃曰銀無存者吾
戴吾頭代父其弟淵又祈代之衆愕然義之俱
獲免

郭圭卿字子原晞宗長子以廕當得官固讓于季
弟磊卿郡守爲立友于坊以表之後仕至
兵馬都監

明

朱煦父季用洪武時以賢才對策稱旨授福州守
之任纔五月以他事詔獄輸罪作城旦春役嚴
償重費不貲季用曰吾何以堪此旦夕且死也

取吾骨歸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戒二弟
守視之時或告枉者輒被極刑衆皆首鼠煦奮
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訢不訢等死萬有一父以
訢獲免卽萬戮死何恨遂痛切具告枉狀上悲
傷之乃赦季用復其官緣煦訢而復官者十有
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之子吾儕城下塵矣
已而煦感疾死人皆哀之編修王叔英爲作孝
子傳

張宗弘字世遠少孤好學器識迥出人上事母色
養備至母病篤宗弘足不出戶目不交睫者二
越月嘗再割股和藥以進而霍生平慷慨好施
有老嫗坐負官錢幾死傾囊贖之又有少年遺
十金哭于市亦如其數與之郡縣以孝廉聞屢
詔徵之不赴其辭表有曰赤日中天將獻曝以
何能白雲在舍期承歡之有幸寬疎鄙無辱
明章方正學孝孺繪奉萱圖贈之王學士一寧
爲作純孝傳子鏗字大廉贈南充知縣鉦字大
振國子監博士孫成德歷仕茂著政績見別傳
戴彥信名原敬父養元饒于貲與比隣陳某有隙
陳坐籍沒詭言寄百鏹養元所遂并繫獄彥信

痛父無辜訴于上願以身代父死詔釋養元而
彥信竟死于獄朝野嗟悼之

應昌字克盛號慎齋少孤事母陳氏至孝陳死哀
毀踰禮廬墓側寢于地每遇親諱日輒涕泣不
食人以王延元方之後爲分宥尉廉惠著聲民
盡德之以子良貴封贈翰林院編修

吳榮璧字廷望居母喪寢地飲水足不踰限後以
貢當北上以父老不行父促之對曰古人不以
三公易一日矧芟匕耶父以逆命罪之臨行號
仆者再從子炳漢孝行不減榮璧分教如臯思
迎養不果聞親訃嘔血數升不食數日而卒

張援字存忠時朝廷事興作父以占庇工匠獲罪
提赴京師援從焉父于舟中患痢數月事之甚
謹默祈減齡代之旋霍旣抵京罰工綦重援代
職其勞事竣南還溺吳江死聞者悲之子榮壽
見別傳

王古鐸字明教父嗣宗以訓科承直京師鐸偕焉
金盡食無辨鐸負米養父不少倦復以其美爲
歸計比達家父泣曰微汝吾鬼他鄉矣父終哀
毀踰禮足不入私室者三年張別駕成德爲作

傳

楊治卿字君佐父選病事之備至父死哀痛迫切

臥棺側者三年母死亦如之出入必告于親之
靈以毛氏經授生徒至蓼莪三章輒涕泗縱橫
門人爲之廢蓼莪若晉王裒云

應存素字軒之號鳳林司寇大猷子性至孝嗜學
能文六歲從大猷經邳河偶携扁舟他適倏朔
風驟號凍雲四集須臾河水與巨艦相失崖遠
構空賴同舟賈人棗栗爲食存素念冰融無期
菓或告匱將何以實大人腹乎每食必以半藏

焉未幾而賈人之進菓希矣存素乃出所藏以
繼之大猷嘆曰此見孝非由學智不在年也王
都憲在菴聞之賦詩以贈父大猷亦武韻有穉
子曾何識艱危未失真之句弱冠值伯助教大
卒喪不能治大猷愠曰吾宦而貧奈兒喪何
存素時新聚遂罄易奩得數十金以進父喜甚
屋數楹付券酬之力辭勿獲洎均產復匿券而
公分其屋焉再傳姪槐野無子撫存素孫昌元
爲嗣前屋適屬之豈或有默相然耶存素文戰
雅不利再中副車終以明經司婺源訓諭者咸

惜其數奇云後以次子朝卿貴封山西道監察御史槐野名汝辰字中叔亦以孝稱

公論曰人子謹溫清祝嘏噎噎惟其文兼惟其情至苟能是也亦難矣至于顛沛流離之際或攫龍怒或犯虎嗥萬死以全其親豈中人以下所敢望哉若夫情深棣萼而讓爵讓產者其其高風亦有足多焉雖然父母昆弟之恩疇則無之獨奈之何不羣然與也

僊居縣志卷之十三

厚德列傳

為善不求知弋名焉則偽也祈報焉則市也然執是論綦苛矣守錢奴疾視人之顛連困苦出毫髮濟之不能婪黷鄙夫股民之生日不暇給縱歆以嘉名惕以善惡報勿顧焉夫緩急人所時有好行其德淡而忘焉愛乎邈哉勉之不已乃成君子則有所慕而為之與有所畏而不為又豈可概望之流俗人也

宋

吳福字壽甫性素敦厚括有巨賈留千金于其家

夫久之不至福爲買遷得羸泊賈之子至悉歸之
賈之子曰向吾父留千金羸則君自致吾敢覲
乎互相遜讓鄉長者爲中分其息福仍不受捐
之僧舍時福尙無子賈之子感其義購得顏氏
女納之遂生奉匕綽有父風孫允昭亦好行其
德歲饑傾廩以賑全活頗衆

林蕙字文叔評事澤孫也性慷慨好施與每遇嚴
冬深雪時夙興四顧里有朝烟不作午戶不啓
者輒遺以米炭景定二年蝗食禾餓殍枕籍于
途捐廩以賑不給復罄所有易粟繼之家由是
日落終不之悔子濟舟字良甫以進士授融水
令多惠政

吳渭生一歲而孤母葉氏矢志貞守以勤儉致富
然樂于賑貧乏涓體母心建層樓可望十里許
隣里有不舉火者潛令人以粟遺之自括蒼抵
海涯悉造磚甃路行道便之監丞張朴贈詩云
雪暗無人遺積粟月明有客步康衢歲大稔渭
出粟散饑施濟甚衆朱文公熹爲常平使以事
聞補其次子椿文學

張仲祈字漢傑叅書國衡子志識軼羣書無不窺
輕財重然諾賑乏恤貧邑中或待舉火或仰婚
墓惠施不倦有范文正風父未立祀田易簣之
夕命出已田一頃爲之垂今血食不墜子姓之
貧者賴焉子惟善除四川行中書省都事惟本
負異才業儒有聲

吳淳字世洪慷慨好施嘗與同吳德和原善輩
設義塾延翰林張廷璧訓其鄉之子弟初里中
惟陸種淳率衆開白馬堰引水灌田至今食其
利云

明

王涓字懷玉博洽多才藝以詩歌名不樂仕進正
統間歲饑輸粟二千石以賑鄉之老弱事聞詔
旌其門妻張氏稱克相子光杖能承父志上嘉
而官之不就

張慧字彥智有客憇于其門遺數十金去其子拾
之以告彥智曰得非過客物乎汝藏以俟其返
已而客至遂還之

張樛字廷英天性孝友好讀書行古之道有妹未
嫁而卒樛以二百金遺妹之夫或止之曰吾父

與諸叔析產輒以瘠自與吾繼父志耳嘗設義田以周其里貧者之婚葬弟櫓遇虎危甚櫓聞奔救之惟持一傘挺身奮逐虎駭而逸

吳子龍字性之號景巖少叅廉子有友人欲爲子締婚于子龍未成言已而友人死遂以女妻其子曰向業心諾之矣以序當貢其次老而貧固讓之後爲滁州司訓將之任寄金三百奇于某家比返匿其金子龍付之一笑其德量如此

張相時字君遇邑諸生性醇謹人或以急告輒輟寢食趨之應方伯良遺產罄爲豪家所吞孫藐

諸勿能自直相時悵然曰何忍使先正遺孤淪抑至此乎遂力爲辨傳郡守梅嘆曰若真三代遺直也斷還之應如綫之緒賴不墜焉從弟相印字君斗以文雄少游應司馬世虞門世虞曰君吾畏友也奈何執弟子禮後以子義激被繫埤樓劍戟森羅不少動慷慨作城頭吟聞者壯之弟相暉除臨安學博卓有英聲子日奎崇禎十年貢隱居不仕

應匡號柏泉父巨故饒于貲急然諾好施予人所求無不曲以相應一日里中大疫比戶相染

皆避去父子兄弟故舊罕一視者巨勿之懼也
遍詣諸病所探之捐資爲市藥求醫所活百餘
人匡能承父志少問舉子業于鄉先達王刺史
存忠奇其爲人以女妻之存忠精堪輿術嘗爲
匡卜兆得萬松菴以厝父匡曰信佳當與從昆
弟並受大人賜不敢私也遂蠲吉以其祖暨諸
伯父合墓焉存忠掌鼓曰天地鬼神實臨汝心
厥嗣其昌無須地脉爲也年二十錄于校以所
得廩金分贍同庠之貧者洎貢又三讓其次也
各先得官恬如也或詰以故曰彼親老家貧而
齒復加于我豈市恩哉子大猷大桂俱進士見
別傳五世孫昌元亦讓貢于王立柱有匡風焉
彭應榮字茂恭性好施習舉子業已而棄去先是
其祖得異人授以岐黃術名噪甚其父繼之倭
亂後大疫出藥以活者幾千人事聞上勅有司
樹楔旌之榮世其業也且益精諸病投匕輒霍
不取值或受隨施之貧乏者壽九十七無疾終
子三皆以儒顯至今纍也云

應昌祉字君介號二溟方伯汝化次子方伯逝諸
弟悉藐諸孤昌祉朝誠夕課撫之成立性慷慨

好行其德嘗購方市藥製丸散以給貧病崇禎
戊辰貢謁選回途遇廬州張某除江西學博將
之任得疾卒舟中聞泣聲甚哀往詢其家人對
以盤賻無資止一女欲易之昌社惻然傾囊中
三十餘金贈之女得不易昌社多才足智名籍
籍海內顧文戰雅不利洎貢考授通判復坎壈
不獲仕益數奇云

張鑑字伯昭審理宅相子爲人溫厚謙讓動皆不
妄不喜言人過人有急輟飲食赴之故廬毀于
火經始之日先營宗祠而後及其私常卜治生
壙封植巋然人竊而莖之付之不校一夕獲盜
乃仇家子佯不識縱之去終身不道其名弟伯
厚工部主事歷仕終趙府長史詳別傳子灝亦
好其德云

楊立思號懷峯生平疎財仗義尤愛敬才士匕有
落魄至無以爲家者輒延諸舍厚衣食之且久
而能敬頻年無德色亦無倦容後爲宵人誣以
他事幾無生理陳都諫某初貧常就食其家深
啣之力疏救獲釋衆咸謂其好客之報子應樊

廣東惠州經歷

王汝瑚字用之性醇謹人以婚塋事求貸無不曲以應之有逋錢家將鬻妻以償汝瑚聞知力止之焚其券馮直指使其義其事顏其堂以獎之子懋枝字子桂 國朝恩貢授陝西莊浪知縣以慈廉稱先是有王洽者令莊浪以負屯糧三百五十兩羈留兩易令而不得代懋枝至立爲具印結報完慨然代償之洽得回籍

論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天道也乃或謂盜跖日殺不辜膾人肝而舖之竟以壽終遂恣睢而不之顧不知生民來天之報施如盜跖未嘗無一亦未嘗有二典午氏欺人孤寡狐媚取天下不數傳卽有牛繼馬後之耻漢昭烈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洵格言云僊都人士故多長者代旣湮莫克殫知以余所聞何子姓之彬彬耶噫不爽也

擊映以余視聞何干於之淋之順意不爽也
而欲言云舉潛人士姑多其皆外預聖莫京
卻照曰於以善小而為於以惡小而為之
亦辭取天下不嫌其唯自中繼無幾之其莫
也夫嘗無一亦未嘗有二典千凡其人亦寡

僊居縣志卷之十四

隱逸列傳

僊之士老死岩穴名湮沒不傳者可勝道哉彼不事
王侯高尚其志固未嘗乏也豈無上書不報歸隱鹿
門者乎豈無泣湘江痛哭讀離騷者乎豈無立志較
然不浮沉如水中鳧者乎蓋皆有大不得已于中匪
偶然也志而傳之俾世之策馬入京赴不求聞達科
自稱巢父而拜宰相塵者忍焉

宋

呂逢時字原道幼端慤警悟博覽羣書嘗受知于

呂陳邑令襄入太學名噪甚鄭獬友之駙馬都尉
錢景臻師之欲奏以官固辭後隱于白岩山羅
提刑適以忤廉舉之亦不就

林訪字達本元祐中將上禮部以親死廬墓不果
後遂築草堂于東山隱焉其高臥東山詩有脫
巾坦腹臥其下此身直與淵明儔句具見輕世
肆志之意大觀中詔求八行郡縣以訪應不憚
復去之丞相米芾立碣表其墓

蔣晉字造道歷官評事與時相忤遂棄官歸隱于
柘川之葛山下吳龍圖芾稱其仕不殞身去不
忘君云

呂徽之字起猷號六松長于詩宋亡隱居萬竹山
中漁樵自給一日大雪携褚幣易粟富家聞其
分韵賦詩有得滕字者苦吟不就徽之笑曰何
不舉滕王蛺蝶事衆迎入請成之援筆而就隨
以曇字請亦立就交噴匕歎服問姓字不答與
之粟曰吾豈受不義者必易之卽刺船去從而
尾之路甚迂僻雪霽往訪見草屋低小松蘿翳
然四無人聲頃之童子至詢所之曰步魚溪上
詣之呂方艤舟隔岸遙揖曰諸公曷先如舍遲

我乎少選徽之携魚換酒歸盡懽別他日復往
已逸莫知其處

蔣仲珏文行重于鄉深自韜晦高枕柴門怡然自
得屢荷徵辟皆不就

翁森字秀卿號一瓢書無不窺人叩之舉傳疏不
遺一言或歷代史上下四三千年繩匕如貫珠
僉呼曰翁書厨宋亡隱居教授從游累八百餘
人有一瓢稿行于世

柯春字大年號養拙甘貧力學與郭侍制磊卿張
殿元同甫爲方外友二先達慎交游寡出獨詣
春信宿忘歸嘗自云不能測也

孟大武字世公工詩詞以從軍得名授嚴州司戶
叅軍頃之托疾歸隱有詩曰掃地石盆冷閉門
春晝長具見高致

張勇字義中號敬修幼立操行博學好古誘掖後
進如不及海內問奇字者踵相接至垣舍勿能
容朱文公熹以常平使行縣輒詣其門與論致
知之學熹常自愧不如元祐間呂思蘘作亂欲
羅之幕下義不爲賊汚後且遮說戎帥姚平仲
于賊俘中別平民全活者甚衆壽八十卒門人

私謚之曰文子

陳柏字茂卿文學吳梅卿弟子也天資高邁究心
理學嘗作夙興夜寐箴以自惕四方學者輻輳
其門王平章煥郭侍制磊卿皆遣子從焉卒稱
南塘先生

元

戴道顯字均用深沉有卓識方國珍起兵東南人
多附之道顯獨決其無成珍欲聘爲謀主不就
將劫之遂亡匿山中

明

鄭栢字希順準之弟隱西山巔嘗作採蕨詩云鋤
破青山雲打碎黃昏月兒女欲充饑不知親汗
血

張棟字廷泰號閱耕性曠達無城府高尚邈世篤
嗜佳山水肆意遨遊動踰旬月輕財恤貧乏邑
中恃以舉火者數十家成化間以例入太學甲
辰陝西饑輸粟七千石佐賑之詔授宣議郎除
工部主事不赴少隨父宦蜀歷瞿塘劍閣諸勝
皆有詩名三巴游草行世方伯蔡霞山刺史范
柏軒爲作前後叙子表字文正奇字文瑞並博

學有異才林司馬介山嘗稱爲張氏二龍云
陳勳字延祿時郡守奉詔求逸民以勳應避去善
詩賦鷺鷥有云紅爪踏翻魚屋碎素翎蘸起雪
花飛人傳誦之子堂塘世其學謝祭酒鐸董太
守孔昭與聯詩社

張榮壽字廷勳號尋樂天性篤實美丰儀少習舉
選子業稍長棄去鍵戶自媵修有遺世獨立之概
工詩文人巧得其一言如獲異珍邑大夫張翔
數詣其門寫水竹圖贈之

楊相字永贊號此峯與弟傑稱淡泊先生者並以
詩知名張大叅圭山盧侍御瑞川嘗與之游勸
之仕笑曰烟霞已縮吾襟帶間矣士各有志不
必強同也

張提字廷器號西坡邑諸生天資穎敏七歲讀書
數行俱下日記萬言長遂以文雄後應省試經
七里灘登子陵釣臺慨然有高尙之志輒返棹
不果晚益肆意于詩語輒驚人與顧黃門劍湖
尹京兆遇齋唱和稱安洲十壘而提每執牛耳
子理字文治任廣西思明府知事歷仕終鬱林
惠州同知以廉能稱

應瓚號琴窻王一寧外孫也幼携之游長安一寧
應制賦神京八景上稱善瓚次韵語尤高麗一
寧奏呈其詩上大奇之曰斯真王學士甥乎命
送中書肄業亡歸長遂放浪詩酒不營仕進以
諸生終有琴窻集句行世

張堂賞字崇茂號禹門別駕成德孫少補邑博士
弟子員才學敏贍操筆數千言立就性俠烈多
豪舉大義所在雖賁育莫能奪嘗自許于世無
雙每挑燈讀史至荆聶傳輒號泣驚呼人以爲
狂盧鄭二忠臣廟圯力請王邑侯寵麟創祠于
南峯之下七應舉于鄉不第已而嘆曰此童子
羞爲者吾可溺是哉遂棄去隱居以五經授其
徒從游者數百人自律甚森門生故人多膺仕
未嘗少干無義丈夫以軒冕榮者隸畜之所著
有英雄覽竹窻雜俎台忠烈傳及紀年詩畧行
世

戴暹字時昇家貧勵志于學郡廩生旣貢筮得蠱
之上九不果行築別業于里之一溪隱焉

季哲字必英號屏南以詩鳴浙越所著有耻齋吟
程榜眼松溪林博士介山序之其送別詩云幽

鳥岐亭催客旆西風歸馬促吟鞭寫景詩云花
柳東西兩河路樓臺遠近幾人家蘊藉深厚堪

登岑孟之堂

蔣盛輔字德佐號葵陽少爲邑總局俄棄去折節

讀書好行其德周人急恐不逮諸圯道頽梁悉

傾貲往鳩葺之觀止詞墨客握手不能脫與應

司馬圖南善手校樂安詩集若干卷行世

僊居縣志卷之十五

遺英列傳

嘗讀董汙都士不遇賦愴如也嗟乎大丈夫磊磊落

落抱異才不逢明察爲僉父所掄抑至五嶽全方寸

以死有心者烏能已已哉厥有僊來淪落不識凡幾

姓名都蔑由考間父老尙有能言之者聊志諸作九

原之賁噫

明

金德字克盛號慎齋學行交茂以遠大自期屢試

有司不得一當賁志以終人多悼之

張桴字廷哲六歲穿紉靴隨父入太學大司成試
金以格聯曰紅靴穿入院卽應聲曰玉帶曳歸朝
大奇之十歲入校餼于上舍旣而三試三居首
弘治乙酉陸試官某呈其卷荐第一或以策近
譏諷宐少次之陸怒曰莫壞此子留爲來科作
解遂勿得雋歸卽得疾而卒

陳武字維揚號北峯少補邑諸生名籍也浙東西
晉間握荆不售而卒霞城主事陳錫嘗曰余幼問
舉子業于名家也館致北峯陳先生因與秦子
鳴雷執經焉鳴雷取上第歸余亦濫厠其後先
生顧落莫以沒詎非天耶弟侯字維藩號養吾
亦有才無命云

李一潮號牛山幼卽負異操長益有聲以文章雄
視海內每作一出人爭傳誦之奉爲楷模嘗自
謂狀頭可立致衆亦信其必然屢上有司多不
利偃蹇待歲嘉靖間僅得一貢官教諭終俛首
寒鱸位不稱德君子惜之

應來字育仁號南麓七歲以奇童稱十歲讀經史
性理諸書悉遍爲文有藻思不詭墳典之精更
刻意聲雅出入王孟岑杜間應省試連殿厥羽

萬曆丁卯錄冠經房竟爲他有力者所擠後僅以貢任司訓可謂奇扼所著有步鄆正續二集行于世

余楠隆字茂石號遠植少穎異年十三補邑諸生凡領鄉試批者五督學使目爲七庠首者三中副車者三崇禎辛未貢入北闈癸酉行人姜應甲閱其卷評云如芒碭山中龍文異采力荐冠場主司欲稍次焉姜執不可謂寧置之勿使人得居渠上也竟牴牾不獲雋楠隆文高而行潔四方學者多師事之朱撫軍大典亦遣子受業時有周尚質字應斐張相組字君英王熙復字太洪張鍾斗字向之張世俊字漢留皆磊砢不羣落_匕數奇未遂凌雲之志云

吳桂傑字君英號寓庸天啟間試棘闈有司擊節其文不容口既定元矣以徵青得副榜恚甚抵家疽發背而卒

季良弼字元商號傳巖與從弟良木良潔俱有俊才屢試有司勿利少餼于庠比貢將上禮部俄得疾卒人多傷之所著有抱膝吟

張鍾參字煥之號晉生爲人端亮尚氣節天資絕

倫學問該博雄于古文詞名籍甚垂髫補邑諸
生試輒冠軍督學使黎左巖嘗曰吾見張生蕭
蕭如野雀之在雞羣真人龍也蔣司李鳴玉亦
稱其才不減相如上鄉闈十有一獲呈者四竟
落孫山僉勿之平迄運際鼎革遂絕意仕進築
室雙桂下日嘯咏其中君子謂其有陶五柳風
矣焉所著有凌雲閣集十二卷

余棟隆字茂吉號寓扁少穎異篤學美丰儀爲文
渾脫瀏漓醇而後肆年十六補弟子員二十七
舉孝廉上春官勿利除義烏學諭非其志也署
中益淬勵讀書鍵戶下帷如董子之足不窺園
又時匕進門人虞國鎮陳聖圻金漢鼎金漢蕙
諸子相與講論揣摩虞陳輩得其指南相繼登
第而棟隆尋逢母喪哀泣過情得目疾遂不果
北上有志未竟焉

應存徵字久齋少聰慧軼羣精詩律尤工書法竊
慕文衡山之爲人故命名湯邑侯聘尹季試拔
第一嘆未易才者數四秦宗伯鳴雷見而異之
妻以女嘗曰台之繼吾取狀頭者其在斯乎奈
吳才爲壽促賚志而沒聞者莫不浩嘆

伊九鼎志 卷十五 四
吳時驥號默齋刺史炳庶子天資奇絕過目成誦
入國學讀書名動一時與屠長卿王太初善萬
曆癸酉領應天鄉荐上南宮勿售遂游衡山遇
碧虛道士于逆旅語甚洽臨岐碧虛贈玉簪一
枝曰君好拾之簪亡君壽亦盡別歸三年一日
大雪與內圍爐語及出簪視之墜地而碎是夕
遂亡

張鳳來號東梧以詩賦草書著名好汗漫游足跡
幾遍名山川胡撫軍某聞其賢羅諸幕下會陳
郡守某聲穢甚胡命屬疏草劾之已而胡多受
陳金隨命改屬荐章鳳來投筆曰公朝廷耳目
毀譽固悠悠如懸旌耶遂辭歸晚年寡出四方
求作字者履相接于門不減竹枝山唐伯虎云
應昌基字君肇號坦如侍御朝卿次子性至孝甫
四歲人與之菓必懷歸以奉母母不食不先食
也八歲受業于陳心莪用時能誦五經白文解
屬文十六補郡庠諸生二十廩天厨嘗自謂風
雲在鳥履間也天啟辛酉恩貢北上聞父卒于
永平徒跣扶襯歸哀毀成疾而卒聞者傷之
朱光紹字惟彥號鳳寰幼穎異不羣以草書著稱

未父貢生明吉慷慨輕財多義舉文戰屢失利常
摩其頂曰是兒多慧大吾青箱業者必若也稍
壯以才自負遇求田問舍翁若將挽之輒望匕
然去偃寒場屋兩中副榜竟不獲雋從侄大才
字君英號觀餘丰儀俊偉饒有幹局性孝友善
屬詩文晚年益讀書勿倦雖至顛沛時手不釋
卷驪首龍門頻遭點額君子並惜之

張鍾祿字申之號三楚狀貌奇偉性不羈少與尹
別駕遇齋吳文林廸甫善嘗約裹糧作楚游放
浪洞庭彭蠡間心艷其勝因以爲號工屬文湯
覺軒批鱗謫來令少許可獨器之顧好爲子史
語不屑與時眺仰潦倒棘闈終抱知希之嘆士
林多爲扼腕

王汝令字二奇少負大志嘗游學白下名噪甚互
左聞士無不心折焉每會雅推執牛耳顧才與
命違屢舉不第垂白始博一貢卒之曰同學屠
赤水親詣其靈作賺老英雄歌悼之

應昌釋字君成號斗輝倜儻負異才博洽羣書萬
曆乙卯科本房首呈其卷主司以小嫌置之由
是常懷快心生平樂善疾惡遇操行純潔者凌

之慕之傾貲濟之不惜也浮薄鄙夫輒嫚罵不
稍恕祖司寇祭田未立蹙然曰大父位列八座
祀產不設何以供粢盛展孝思也遂以已田爲
諸房倡每值嚴冬必出視有衣履單寒者輒贍
以布米顧數奇不偶天啓乙丑貢赴廷試卒于
京子爾健字順侯能世其學爲文力追秦漢而
上不屑七章句咕嗶語年十四補諸生性至孝
聞父訃一號幾絕徒步往扶襯歸侍母病甚謹
常夜籲天祈減齡以代翁侍御明英少貧落魄
爾健與之善資贍無少怠後翁卒橐蕭然無以
爲殮爾健復易產爲經紀其喪有范文正麥舟
貞節風傳國朝順治己亥貢以病卒未竟其用士論
寧玉惜之

耳婦人論曰士以知希貴似也顧夜光之璧明月之
性所發珠輒被按劍相侮亦復誰能遣此昌黎有言
理者或莫爲之前雖美勿彰嗚呼豈易數化觀耶
諸君自始抱元璧即古大臣之從容就義寧多讓耶
雖欲置諸易得而置諸

莫爲之節雖美以薄與也豈是嫌也購暇丁
耒耨姪姪漁味對亦野蕪滄鬱也昌黎之言
備曰士以味希貴以心願亦光之整則良之

贊之

風 因臆則命已之責以詠卒未竟其用士備
爲銀爾對其長豈爲雖雖其炎有故文五妻其

儒居縣志卷之十六

貞節列傳

寧玉碎毋瓦全皎然不欺其志惟讀書學道君子能
耳婦人不讀書識字莫談說道道理何望哉然往也至
性所發輒殉義捐軀萬死不回彼讀書識字談說道
理者或顧而却走焉至若廻翔審視歷艱危而存藐
諸孤白紛抱完璧卽古大臣之從容就義寧多讓耶
雖欲置諸身得而置諸

宋

吳氏女年十八有殊色呂思囊亂亡匿山中聞其

吳美緝獲之吳紿曰大王誠不棄今辱下陳妾三生幸也然非蠲吉不可呂從之諏日置酒極歡候呂醉挾匕首希斷其喉誤中肩呂寤纏其髮于柱支解之

彭氏張華宗子廕生公德妻公德早世無子父母謀別醮彭曰夫君亡矣厥弟纔襁褓姑慼匕床簣彌數月兒爲之婦不能以死殉顧忍他適而任其親之不養弟之不育哉復強之引刀自刑其面乃已夜雨青燈歷四十年如一日有詔錄忠臣後彭節始上聞封孺人表其閭曰忠節世家

家

元

吳氏女至元間兵亂父携避山中寇執而欲私之叱曰吾劍顧不利耶不從卽齒之女堅拒寇先刃其父以脅之女大慟曰父緣我死尙從汝乎以手自扼其喉而死

明

鄭氏二女父怒見別傳有旨族誅千戶某以兵至艷其姿又不能下要之曰二美若無投梭之拒可無死鄭佯曰賤妾度已入鬼籙將軍幸憐而

生之惟將軍命千戶以爲然防稍疎乘間投井
死

沈氏孝子戴彥信妻彥信代父死沈氏尙少富家
聞其美且有行爭聘之沈曰吾頸可斷首可碎
志不可奪也奉姑教子終其身

裘氏徐仲成妻年二十而寡撫遺腹之孤貧甚繼
績以自給會大雪逾日不火隣或授之粲拒不
受冰節垂老無玷

王氏舉人暨仁壽妻仁壽有才而豪每酒闌劍罷
輒倚檻長歌王常按花枝和之交相得旣而仁
壽北上以詩觸忌諱誅王年二十貧而無子矢
志柏舟終身不二事聞詔表其閭

顧氏名惜寶嘉靖間倭寇掠懷仁女年十五與父
妾阿香被執賊艷之迫以女伴可給賊行至
坐口湖層崖百丈下矚深淵語阿香曰吾得死
所矣阿香曰爾能死吾豈獨生遂俱投于湖而
死

陳氏應宗儒妻也宗儒死二子曇昌方在襁豪右
覬其貲多方排陷之陳不少挫值歲饑指其廩
曰禍本也盡出以周里之貧者家因之日落而

守彌貞有司以聞詔表其間

陸氏名瑛張惟本妻惟本病漸謂陸曰命盡矣母老息斃也卿年少奈何陸曰萬一不諱君俯仰計妾希貽以安君勉爲慰異日誓能以完璧見君于夜臺也頃之惟本卒陸年甫二十哭之哀甚經紀喪葬各如禮自律森如稱未亡人六十稔非大慶吊足不越限課子宗德宗弘以義方有過不直督涕泣輟飲食感動之姑吳氏亦少寡撫惟本方成立而不祿不勝哀楚陸多方致吳歡令得引餘年侍郎盧迥詩曰冰操泣鬼神

丹衷昭日月事姑兼訓子凜也真超越惟本裔孫儒士鍾碩妻徐氏府椽源慧妻朱氏生員相圭妻陳氏生員相組妻應氏並青年苦守節有陸風而朱遭逢亂世賦役旁午禍患相尋坎坷殆甚食貧守子也死又守孫尤稱百鍊之剛
應氏林世珍妻年二十寡且無子茹荼矢守詔旌其間

吳氏年十九歸生員尹德衮甫二年衮死遺孤方一歲父母欲奪之曰人惑親利吾奮耳取嫁時衣飾盡焚之以死自誓舅姑繼亡室如懸磬其

操彌堅

王氏生員張源沂妻年十九源沂死無子立志苦守冰霜之操始終如一壽踰八十而卒邑侯陳起龍頌其堂曰柏舟清節源沂弟生員源澧妻林氏姪生員相道妻蔣氏俱少寡守節克撫其孤成立應方伯汝化爲作三節傳

潘氏年二十二夫吳炳用死男一甫三歲未幾亦死潘哀泣曰天兮毒甚矣哉雖然志決矣誓無他也臥夫棺側者二十年會倭寇薄城兄弟邀與避曰舅姑在忍棄之去乎于是兄弟爲拜舅

姑行潘徒步尾之君子曰匪直潘賢也厥兄弟並有國士風炳用弟生員炳徵妻金氏年二十三而寡侄時永妻亦金氏年十九寡行不踰閭寤不離棺撫遺腹孤艱辛底于成立兩無愧于潘而潘無子尤難云

兩王氏者一蔣伸妻一蔣弼妻也俱二十而寡冰蘖自守以完節終

張氏蔣熠妻年甫二十熠死矢志苦守垂白無玷林氏同政應麒女初臨海錢楞爲子灼求麒女爲婚旣成言而灼病痿四體孿縮勿能動履楞遺

書使更擇配麒不忍逡巡十載女年二十四矣
灼病如故時楞別駕襄陽麒謫泰安判又遺書
促之麒不已以書示其子元挺告其女使自擇
女讓之曰弟讀書有年不聞夫之不幸妾之不
幸乎昔不病而今病非吾命耶遂臥床勺水不
入口者七日或勸之曰爾抱完璧棄此他就何
不可曰人之所貴者心也既許矣身又別屬自
念得無愧乎吾必歸錢若相迫死耳家人知莫
奪乃許治裝歸灼女始食于時灼病忽霍遂卜
吉成禘禮束帶出見客容色既澤倍于常人視
之莫不曰天監女心爲是福報也

尹氏廩生張桴妻通經史善詩詞年十七歸桴
病嘗焚香籲天祈以身代一夕夢神人以烈女
傳授之無何桴死時年二十一也子二方在襁
堅持冰操閱艱瘁以撫之稍長知書親授以經
有和熊畫荻風督學萬公潮獎曰金石之守之
死靡他冰玉之操垂老無玷

博士應賓妻鄭氏生員王懋統妻朱氏吳元龍妻
蔣氏張日煥妻余氏俱年二十四而寡矢志植
孤並稱完節然余知書精翰墨撫他出如已子

君子尤多之

顧氏儒士張堂賢妻堂賢死子太學生鐸又早世
顧氏經紀其喪畢隨自備殮具嗚咽曰吾惟從
夫子于地下耳生也何爲哀慟躡踊七日勺水
不入口一夕夢堂賢語之曰予不幸棄人間世
卿復因予故辟穀祀不遽斬耶予生平度無大
得罪于天地今告哀于司命者稍加憐焉明年
畀予之四弟得舉次子面左有痣與予同卿撫
以承厥祀卿之惠也幸無死顧氏感寤乃勉就
飲食越明年言果驗遂撫爲已子恩勤鞠育俾
有成立衆嘖嘖難之尹京兆遇齋爲作異節傳
王氏邑後張澄妻也時城爲倭陷澄以身捍父被
難王氏年方艾藐孤二長榮朝次榮敬僅刀尺
矢志以守當兵燹後田廬丘墟王氏內課農桑
外理徭役襁績潔絲貲用以饒訓二子皆成名
爲時偉品值歲大饑發粟賑人全活甚衆孫八
人王氏至九旬始逝榮敬之長子存泰媳亦王
氏泰不祿無嗣王氏撫猶子永學及懷兄子永
晟爲後苦節冰霜終身如一日二子並有聲賢
序人以爲天報云

王氏生員吳錫年妻年二十五夫卒無子一慟而絕移時復甦集族長者爲夫立嗣事畢從容自經于棺側顧邑令震宇扁其門曰貞烈

李氏右都景山公曾孫女也爲邑南諸生蔣漢臣妻合卺未幾臣賁志卒欲以死殉舅姑守之不能得後遺腹產子錫名學孟督其勤學有畫荻風事舅姑以孝聞飲冰茹蘖苦節異人四十餘年不見言天尤爲僅事云

徐氏生員張鼎熹妻處士徐鍾臣女也鼎熹涵養寡言有大志幼孤最孝處室和易惜夫徐年二十誓守子吉人徐性嗜經史節義及子食餼後雖霜天劇冷仍以機杼佐讀輒誡曰讀書須見聖賢心行聖賢事毋徒名惜也子吉人更善孝敬婉容定省病不解衣徐年七十有六無疾而終諸孫環竒人皆曰後漢大家之再見也

張氏生員徐洪蛟妻洪蛟父鍾臣以厚德著洪蛟善辭父志端行動學訓諸弟皆成名惜得疾早世病革時家徒四壁無以爲殮囑張曰我沒汝年青須再醮無爲見誤也張泣曰君不幸即妾不幸敢二志耶遂斷髮爲誓守子秉志至弱冠

亦天媳陳氏遺孫時明守節不減于姑孀績共
 其和畫訓子邑侯鄭錄勲以雙節濟美表其間
 余氏王懋學妻生員余栢隆女懋學早喪父母尚
 存余孝事舅姑守子熙吉熙教成立家聲克振
 人多輒舉稱之

張氏趙廷亨妻廷亨負才歿張年二十八妾連氏
 亦年二十八同守子志先志鵬迎師和胆脩極
 教訓有聲費序

王氏張世楷妻二十五而寡守雲森等三子俱成
 立拮据勤勞茶蓼脩嘗五十餘年苦節最著

王氏應洪憲妻洪憲暴歿家頗饒子俱刀尺窺之
 者叢集不利其守也王破容自矢內課農桑外
 理徭賦守子桂成桂德桂昌俱成名

吳氏生員張義時妻義時亡後屢經寇變遠避無
 辱田荒賦在脩歷艱辛吳妾同志全節機績訓
 子家賴以存

朱氏趙佳球妻佳球父炳昂有懿範聞佳球歿朱
 年少性稟貞嚴守子叔仁成立娶張昂熹女為
 媳無何叔仁亦天子僅刀尺張繼姑志爨煙幾
 絕秉德不回四十餘年如一日也

李氏潘席珍妻二十三歲寡矢志訓子應瑞成名
余氏王懋斗妻素性幽閑貞靜年二十五寡茹荼
守子熙翰娶媳廩生戴仁女戴氏至孝繼以節
著蘭桂森七

朱氏生員應洪獅妻二十五歲矢志守子尔翼年方
襁褓晝菽訓子成名濟美家聲

趙氏朱君偕妻年三十寡無嗣守志無他織臬自
給壽九十終陳孝婦云寧載義而死趙滄之矣
趙烈婦儒士炳旻女也明亡被俘至河埠溪兇口
聞夫張元間已見殺齒破指血題一絕于衣間

云笳聲滿地不堪聞天道人倫那足云聽得睢
陽空有舌裙釵祇合弔湘君遂投河而死迨
國朝甲寅寇陷城乙卯仲春之一日克復士女
罹玉石俱焚之慘時有顧平泰女爲夏閣吳金
妻年十六色甚麗避難湖頭爲旗軍所獲抱馬
上馳計給之得間赴水死白璧無瑕光爭日月
又有廩生余廣生妹曰錦娘者引刃自刑其頸
生員葉茂陵妻余氏繫累會城炭橋防護甚嚴
越二稔始得茂陵一訣隨以手扼喉而死七之
後空中常有石亂擊人咸嗟異之君子皆謂其

有趙風焉

論曰婦人以柔為德強項非閨壻事也乃一旦而蘭折而蕙焚而雷驚電駭而鴉號狐獐非智能衛足膽可包身剛大之氣塞兩間鮮不回惑焉儂俗龐矣其士女之矢貞抱節有隕岩沉淵觸鉞戟犯虎豹勿顧雖茹酸一時流爍千古斯固居然烈丈夫也豎視之乎哉

儂居縣志卷之十七

仙釋列傳

凡無裨于民者不書此何以書曰仙釋雖幻其福善禍淫之旨利濟好生之願蓋亦難盡泯焉昔范仲淹為郡歲歉即命僧建寺欲使小民得以糊口曹參相齊問所以治齊者言人亡殊乃舍蓋公于堂清靜無為而齊治仙釋之理而行以聖賢之心則何不可耶韋羌紫籜之間庶幾其遇之

釋氏

晉

晉書

卷之十一 仙釋

仙居縣志 卷十一
曇蘭青州人支姓日誦三十萬言大元中結跏西
赤城有神長數丈屈膝言欲推室相奉蓋韋羗
華山神也

唐

灌頂章安人吳姓字法雲晉王召入都講演義疏
詔還山爲造國清寺卽天台五祖也武德中卓
錫安洲山

忠國師邑人冉氏子受六祖龍心印居白岩山四
十年唐肅宗遣使迎之長安稱爲國師

宋

清徹邑人杜姓天禧中旱常截一掌爲衆祈雨立
應菴前有猛虎亦馴伏云

妙機邑人陳姓母娠以異夢而誕師梵相奇古事
雙林昌師郡倅章憑禮之問如何是妙曰點鉄
成金問如何是機曰百發百中又有行機者號
蘭堂行尤潔人稱爲小機蓋以妙機爲大機也
彥岑邑人陳姓開堂設講搖塵尾晰理風生遠近
緇素多宗師之間有戒行微虧者卽擯斥不稍
諷狗時呼岑鉄面

祖照邑人顏姓居護聖寺紹興間大旱馴小龍于

淨器中雨隨至邑以有年朝賜紫衣

處珪邑人武魁陳正大之大父行也字瑩中號松筠少不羈嗜酒縱聲妓以詩著名一日游廬山適值雲怡大師坐叢席處珪詰曰如何是英雄師曰放下真英雄曰如何是前因曰隨處是前因處珪憬然悟遂祝髮焚修戒嚴行潔深得不得之心印

雪岩結茅于南五臺大扇宗風有窮岩絕壑共舞陽春之句

德觀居景星掩關三十年郡侯以書迎卽批其尾云誰將瑣末人間事換我一生林下閑使再跡之失其廬而去後有耕田叟繼之

尼

了證邑人夏氏女幼遇相士謂其父曰公女丰骨幽異殆苾蕪草也若結朱陳且夕不祿矣因命之販教于淨勝院比親死築菴塚旁居守以終其身自知生死趺坐而逝

道輝邑人范氏女陳提刑庸之自出嘗食魚鮓心動遂茹素持律構一小菴自繡大士像懸之中楹昕夕禮拜歲早出爲民求雨立驗每名入宮

賜之錢帛卽給貧者上賜普濟大師

明

道固郡人張姓住護聖寺不越閩者三十年生死同日作偈跌坐而化

文瀚臨海人精研經旨永樂四年應詔預校大典後還陽峯與得貫講圓覺經至四大各離處恬然而逝

崇福邑人王慄之弟住三學寺陳侍郎章欲易其山堅不從後常開講于天童時稱爲振聾之法鼓云

斗崖住景星戒嚴行修一塵不染逍遙自樂綽有古咸澤大師風

石奇初住明州雪竇後住景星有林下道人無箇事一身做債一身還之句今施青城常問難云國朝

湛菴明州人初不識字靜悟而下筆成文制行高潔深契無生初住景星方岩跌坐于婁江之南廣

性磊號佛山閩之長溪人姓劉氏弘覺恣大師法孫少以儒顯明亡祝髮天童後與同學野曇居

于斯邑石頭禪院刻勵修持詩文皆有名當世
仙宗

漢

徐來勤字元和按本際經云昔在赤明劫一百八
身爲生道士濟三度死後白晝乘火上昇至東
漢爲太極法師隱括蒼洞詳寶藏名山記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舉孝廉歷官中散大夫明天
文圖識逆知盛衰吉凶桓帝召見不言但題數
百字于宮扇其後皆驗留太尉陳耽家三十年
忽自言當死既死而殮復失所在至括蒼與蔡
經會焉

後漢

左慈字元放葛孝先師也吳赤烏元年與孝先游
括蒼洞鍊九華丹服之得道

葛元丹陽人字孝先洪從祖游括蒼洞遇左慈授
以秘訣符籙之術鍊九華丹吳赤烏七年尸解
爲太極左仙公宋封冲應真人

蔡經邑人隱真宮其故宅也先是王真人遠得道
飛昇游括蒼過經第餌以金丹遂尸解越四年
七夕同真人邀麻姑駕五色雲至家遍飲家人

以酒隨盡室上昇詳隱真官

晉

王仲節字平仲河中人避石勒亂入括蒼受業君存心鏡之道積四十五年乘雲駕龍上昇

羊愔忻之弟以峽江尉罷歸隱括蒼山一日狼石間青靈芝而覺身輕骨鳴時往省兄朝去暮還

後入羽山莫知所終

鄭思遠少通經從葛孝先受三皇內文隱括蒼洞後仙去永康元年葛洪師之

唐

葉藏質字涵象精符籙初隱括蒼旋徙玉霄峯創道齋號石山居士尋還故山建隱元成德洞宮

宋

王温字如玉善造夾紵像世好善有二癩者踵門温惻然問可以愈癩者曰釀酒浸之則可但無由得耳温家釀適熟許之越三日癩者出皆美少也謝而去温啟酒香甚舉家飲之忽拔宅上昇雞犬亦仙去郡以上聞遂改邑名西郭社稷壇其遺址也

彭文昌邑人有道行政和六年令晁昌之女惑于

崇昌以市之滌祠為妖遂焚之聞鬼神哭聲崇
遂絕

明

張高邑人字崇瞻自稱西澗道人少攻岐黃術好
游聞匡廬奇秀甲天下遽裹糧往盡三楚三岳
諸勝采芝天柱峯頭三觀日出尋走嶺表邁玉
映子授以八素訣有得已而居梁園會大疫人
延之視一指霍然又精談星射覆奇中一日忽
張具名客酒闌有紫氣繞几道人咲曰余與諸
公從茲別矣怡然口解

僊居縣志卷之十八

僑寓列傳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不自知其何心夫士君子遭
時不偶輕去其鄉甘滅沒于山巔水澗豈得已哉
使數百年後問其姓名而父老無復能言之此最事
之可悲者矣况山川墮英雄之淚天地留壯士之名
茂苑太湖猶有嘖道者孰能向窮崖絕壁下一尋
所謂故跡哉爰是志及流寓而不禁感慨係之矣

唐

任昉四明人長興間石敬瑭之亂避于任家溪任

家坑父老傳有三墓碑已亡墓亦為人發多銅器里人陳伯元得一鏡背鑄永平人以漢和帝涼張茂齊東昏皆稱永平遂以昉非唐相焉知非傳而有之者耶謬矣

宋

薛昂字啟明錢塘人政和中歷官門下侍郎資政殿大學士建炎二年避金人之難隱于萬竹山中建斗起亭賦詩以紀其勝高宗召為諫官不

韓昭字用晦真定人丞相縝之曾孫初為金部員

外後隱于安洲山號大同居士

明

張廷璧號古學臨海人陶凱高足詩字為時第一洪武初荐授訓導以西門為同姓遂家焉

范用修滇人初應司寇容菴公為滇撫軍器其文黜放情方外莫可踪跡因不果北上窮山海披霜露崎嶇險阻越數載方邁父尸歸墓容菴公見其孝益憐愛之以堂弟實之女妻之為卜築麻姑山麓携之挈家居焉用修復善四人得其

片紙咸珍若拱璧云

孫震號魯山桐城人學博願弟由進士累官兵部
尚書明末避亂二都方宅後復移寓一都安寧
有烟霞皆物外雞犬即仙家之句

其近所著對晴巖以西門為同生

遊我壘鼎古學編海人國境高只詰字為執策一

也

伏望國于安

儒居縣志卷之十九

文苑

奏疏 表啓附

宋

論余天錫蔣峴狀

郭磊卿

臣聞鳴鶡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麟自藏不仁
者而在高位則抱璞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
聚羣賢以興致治乃于股肱之任喉舌之司使雄邪
厠跡其間是卻行而求前也臣切見余天錫諂交權
勢譎取科名有德有言之莫問惟贖惟貨而罔極原

筮匪由于顯比彙征咸覩其冥升共嗔元稹之蠅遽
入于此咸謂劉輿之膩近則汚人揮去未幾而復來
患得既深而愈躁斗筭無取舟楫豈堪攷其素則獵
漁並枵察所安則心門俱市舐鼎雞犬亦既逾涯和
羨鹽梅安用此物蔣峴早謂廉平晚墮節守心匪端
而好勝故多暴其氣學不正而尚奇故每離其言佞
邪莫掩徒誇張禹之春秋貶刺非公有甚魏收之穢
史既乖正地躡登之望而有仰天竊嘆之聲忠報全
虧義方莫有曲木之影無直碩苗之惡莫知臣于天
錫本無遺言峴之于臣嘗舉自代既公論之交沸豈
言責之敢私圖報在茲莫知其次

劾史彌遠疏

張次賢

臣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尤注意救時之相救時
之相非有才德者不可今天下何時也敵日熾國日
蹙顧可以才德兩虧奸回無賴之小人如史彌遠者
爲之哉夫彌遠之怙勢縱欲病國妨賢惡蓋上通于
天臣已九疏其罪陛下付之罔聞留中不報何也豈
以彌遠罪不至此而言之非其情耶臣自弱冠登朝
仰荷知遇之隆頻擢清華之地自愧無補徒以口舌
待罪諫垣死有餘辜倘復不能廉實核真輕任意氣

而以莫須有歸獄丞相縱聖德優容不加之督天地鬼神亦當厚誅臣獨何心而敢其然况彌遠待臣不薄少與臣歡又于陛下前譽臣不容口其所以一言之不足再言之再言之不足痛哭流涕反覆言之者誠以丞相之責重彌遠之害大故寧背私恩不忍違公論寧身蹈斧鉞之誅不忍坐視國家釀傾覆之禍也夫不知將來空視已往陛下亦思彌遠執政以來果異謀奇策令強敵不敢窺伺乎果正已率物正百官以正萬民乎果汲引盡善類擯斥盡僉壬乎果清介自持苞苴不行乎夫彌遠何才忠得患失樹私植黨卽其才彌遠何德嫉功妬能縱慾敗度卽其德彌遠一日不去天下一日不安百姓怨咨士氣凋喪民有離心軍無鬪志雖欲不亡不可得也伏乞卽正兩觀之誅勿怠四凶之討天下幸甚

乞駐蹕建康疏

吳芾

臣聞自古王者必據要會以固根本而建康者王氣所鍾龍盤虎踞六朝建國根本之地其江山之雄原隰之廣控帶荆揚引輸江漢咫尺兩淮應接四川是爲形勢之衝非若臨安之僻在一隅也陛下往年以強敵侵擾淮甸未寧倉猝南渡且于臨安駐蹕蓋非

擇而取也其後和好既定姑務休息因循定居不復
遷徙今者逆亮滅亡天開典運陛下親御六飛臨幸
建康以畱進討不唯上合天時下得地利又適中機
會允協人心蓋以北土之民謳吟未改一聞大駕臨
江知陛下爲恢復中原之舉想其延頸舉踵日俟來
蕪今千乘萬騎縱未能卽還上都詎可不少駐建康
圖回經理以繫其望乎昨聞有旨增葺宮室創造營
寨臣固知陛下必爲盤薄之計矣今行殿旣已粗修
三省六部亦已粗備有衆之從行者又復皆有廬舍
亦可卽安矣營寨旣成兵衛家屬有所棲息亦無復
歸念矣惟是遠近之人未知聖意所在妄謂大駕視
師必不久住故州縣之應辦瀕次者曰俟回鑿舟船
之泊于鎮江者不敢放散而一行官吏兵卒猶給在
路錢券其費不貲徒耗國用愚欲聖慈特下駐蹕之
詔明告中外使知陛下不忘經畧中原之意則人心
安而國是定矣

明

救海豐判官疏

張伯厚

臣聞禹下車而泣罪人湯見網爲解其一面而祝之
古昔盛王意念仁厚與上天好生之心不毫髮間不

獲已而用刑罔非慈祥愷惻之爲寧失出毋失入是以德威所加遐邇服懷流及後世子姓蒙慶非衰季羅織滋蔓草菅人命之主所可同年語也陛下掃除慝穢莫安社稷神武不殺至德難名不啻軼禹湯而上矣近見海豐縣判盧參一案臣不勝驚異不勝痛惜以爲禹湯當日必不忍爲者陛下何忍爲之參謁躋狂狴數年于茲矣箠楚備嘗體無完膚訊官遞易不得其狀而卒未邀浩蕩之恩寬恤之典者謂係不奉詔侍郎迥侄耳昔大將軍敦謀不軌罪不連王導諸葛兄弟分仕三國彼此各信用之勿以爲嫌士各

有心豈盡相同古人用法兄弟且然何論叔侄况參之無他更有不俟曲爲之解始白者迥居禁近參居僻地道里遠隔非知情合謀者比迥爲大臣朝端倚重參爲下吏官守輕微位分懸殊非權力協濟陰爲聲援者比迥在金陵倡議堅守抗拒我師參在海豐早識事機承令納款順逆不同又非遲徊觀望勢逼始從者比古稱殺降不祥參其已降者也今徒以迥之不降連坐其侄不念參之已降寬恕其身豈用刑之得其平耶且卽以迥論桀犬吠堯亦未可盡非也伯夷叔齊周之頑民殷之義士臣屢讀詔書諄切命

內外臣工訪求骨鯁才節之士以聞臣緬迥所爲殆骨鯁者流假迥今日而在臣工猶將薦之陛下猶將用之矧飄然毫無干染之任其不足深罪固明甚哉昭王求千里馬不得七千里馬骨市之不浹歲千里馬盛至參亦千里骨也余闕先元我太祖廟祀之意豈爲元耶陛下幸赦參天下見朝廷崇尚在此優容在此自交相鼓勵而嚴氣正性之儒能以身許者其來也必有如昭王之馬者參不赦參死而已甚不足惜臣恐薄海內外聞之將謂忠義爲賈禍之媒赤族之階父兄宗長指爲鑒戒正人君子自揣無所容縶身遠遁而脂韋鄙軟之夫着揚計得將爲天下羣趨之鵠紀綱風俗尙忍言哉臣狂瞽不識忌諱昧死披瀝惟陛下察之

乞留大臣疏

王純

臣聞惟大臣斯能以道事君惟聖君斯能以禮待臣待臣以禮則忠賢效用而邦家以寧事君以道則進退有據而勲業以著聖君必待大臣以成治功大臣必得聖君以行已志二者相須雖切而相遇實難也切見少保王恕秉心忠直操行完潔究明體適用之學負經邦濟世之才敷歷中外茂著聲績職居司馬

任專機務靜以鎮躁公以絕私百凡措置舉慊人心
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遭逢聖明曲賜優納臣謂三代
而下圖治納諫之君以唐太宗爲首稱當時敢諫之
臣如魏徵者信任專深日侍帷幄上下契合魚水情
同徵猶數以直言忤意太宗尤不勝其憤怒而曰會
須殺此田舍翁向非長孫皇后以君明臣直爲賀徵
幾不免自古忠諫之難一至于此恕則列職六卿比
之魏徵實爲疎遠數犯逆鱗而不顧者是豈輕視身
命而然哉仰知陛下能察其情能容其直故也中間
如論劄大鎮國永昌寺及林俊張鞞調官一事陛下
果因其言罷葢寺之役復俊鞞之官以此而觀陛下
之聽諫殆與大禹同符唐太宗將拜下風恕之敢言
者豈非陛下有以啓之哉近吏部缺羣臣僉舉恕與
耿裕是二人者人望所歸天下公論今用耿裕而不
用恕葢以裕練習選法擢用爲宐南京重地非恕不
可命下之日聖意所在不言而喻中外交慶以爲一
舉而兩得矣數年以來恕以年老屢乞致仕節蒙懇
留若恕之事陛下可謂以道而得進退之宐陛下之
待恕可謂以禮而獲忠賢之用明良相遇近古未有
今者傳聞革去王恕太子少保着以尙書致仕羣情

驚駭莫測其由近日不許抄出旨意臣固不能以知其悉也夫陛下于恕禮任素隆豈忍遽棄耶昔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有曰云云蓋近之矣然武帝之論汲黯以其持正敢言氣節之不易及也當今持正敢言節氣不易及者無踰于恕陛下固已知之深矣一旦令其致仕者必恕有以致之不然則憫其衰老耳夫太公與周充國佐漢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甚言老成之不可棄也恕雖老成練達國體陛下尊而禮之則民有父母國有著龜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岳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物者不可數計而固必何必使之奔走任事而後可哉昔陽城爲諫官七年不言韓愈論之竟不爲動及陸贄之貶批鱗極諫誠以贄係天下之望非他事可比而不得不言也况如恕之賢在朝未有或先之者其去就實係天下重輕豈容輕視而不言哉往者林俊之去張鞞言之張鞞之去恕復言之陛下漸霽雷霆之怒竟採芻蕘之言矣且恕之爲陛下素所禮用信任者但不言耳言之寧有不納而異于往日哉伏乞特賜寬假始終以禮復其爵秩置之近侍以竟其用所以慰萬姓之望在此所以隆聖德之

頌在此所以奠社稷之安亦在此矣

請武宗還駕疏

應大猷

竊惟古之帝王遠見于未萌而避禍于無形故深居九重不事游逸慎重之至以保萬全書稱不見是圖易曰安不忘危真萬世人君之永鑑也近者陛下出幸近郊浹旬未返京師內外之民藉_匕皇_也且驚且懼臣等忝廁清班方乘輿之出顧不能頓首乞留殞身當轍爲臣不忠神明所殛嘗觀漢薛廣德諫元帝乘船欲自刎以汙車輪郭憲因光武遠征拔佩刀以斷車鞅二君者一則聽之而從橋一則始雖未聽而旋即悔之至今稱君仁臣直今陛下有堯舜之仁而臣等反無薛郭之直背芒面泚食寢弗寧故敢昧死一言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所以慎保其身圖守其業也千金之子尚然陛下一身乃天地百神之所依附九廟兩宮之所付託四方萬國之所仰賴而乃輕身數出久宿荒曠之野甚非所以保安聖躬鞏固皇基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_匕日出而暮不歸則其子彷徨不敢寧處若父出淹旬子不知其所在而復晏然則其不孝甚矣此臣等所以言出涕零而不能自己也且王者出入有常警蹕有度清道而行

靜室而止然猶恐有意外之變其有不得已而出者必有儲貳監國本根盛大不震不搖又必百官國人謀罔不協而猶長慮却顧必擇腹心忠良者委之居守用戒不虞今陛下孤立于上而久幸于外國本空虛人心搖動衛士守空宮百僚瞻虛位設有不逞之姦或生非常之變豈不殆哉况今宣大等關姦細潛伺出入都門十里之外白晝劫奪所在成羣此又禍幾之顯尤當備者伏望陛下俯從衆請即日還宮以慰人心以安宗社實萬世無疆之休也

議大禮疏

應 良

臣觀往者廷臣議定追尊興獻帝典禮詔行天下情文備至近以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復倡異論致聖心疑二莫之適從下禮部再議荷蒙洞察悃誠不爲邪議所惑批答有云奉承宗廟正統大義不敢有違斯言一出中外歡呼以爲聖人以義制情可以爲萬世法近聞衆議未安行取桂萼等來京大小臣工惶惑莫措竊恐主德未和百事罔度官闈由是間隙上下由是猜疑有傷治化爲禍不小臣等備員大臣義均體國廼敢不識忌諱昧死上陳干仰天聽今之爲議者有二禮官之議欲考孝宗爲隆正統存所後者

父子之名但重所後者有拂皇上未安之心重本生者適中皇上未從之意此國論所以難斷而大禮所以未定也臣等每爲皇上深思極慮而不得其說蓋聞諸所議皆據禮爲人後之禮與宣帝光武漢王之議皇上必以爲今日之事有不相類故尙欲博求故典以爲定論臣等竊謂禮文有未備者不必強以爲曰人情有未安者不敢據以爲是程子曰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此正皇上入繼之明徵也所謂繼祖之說豈必卽是以孫爲子中間亦須有父而後祖不爲絕憲宗祖也武宗繼祖之宗絕于皇上爲兄不可以爲父與獻帝終身臣服萬無越孝宗而直繼憲宗之禮皇上不得而父古今未有無父之廟不考孝宗而誰考哉是皇上以長子入繼武宗之統必以孝宗爲考而後憲宗之大宗不絕此則所謂以義起禮者也臣愚以爲今日議禮者當日旣以義起爲禮始卽當以義起爲禮終臣請極言所以不得爲常禮者皇上俯垂審度焉卽知皇上盡從禮官初請斷以大義不顧私親于大宗正統斯爲得宜但臣等亦知仰體皇上父子至情誠有不能自安者今若力主二三小臣

之說以興獻帝爲考追改爲別稱臣等又熟思之當武宗上賓之時大位猶虛上有昭聖皇太后爲天下母逾十六年遵祖訓與遺詔二三大臣贊謀迎皇上爲之後又三年矣孝養恩慈中外頌美一旦別有所稱雖桂萼等之疏不敢言也皇上有難言也昭聖皇太后之心未得自安孝宗武宗之靈其何以慰也聖明淵默之下必自得之臣等不敢盡爲之說然則將如之何臣等以爲義起之禮惟合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今之爭論不決所重者只爲父子之名考孝宗則興獻帝無他子考興獻帝則武宗奄棄孝宗絕矣非皇上爲之子更無可繼之望興獻帝有皇上在後宮儲祥子孫千億他日以支子襲封主祀適合古者孫從祖之說故曰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不可以爲父尸也興獻帝固始封之祖與九廟同其世享矣獨于名稱之間欲求父子兩全而無害臣等復有一說庶幾可通傳曰衆言淆亂折諸聖太祖高皇帝聖人也兄終弟及儀禮未聞祖訓所載萬世不易今之大明律亦聖祖所定者五服圖下有曰凡男爲人後者爲本生屬親孝服皆降一等爲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所後者固名父母本生者亦名父母

蓋有本生二字以冠之則爲所後父母有別而無妨
猶存一本之義也至于妻爲夫族服圖下曰夫爲人
後其妻爲本生父母舅姑服大功舅姑之名猶不之
變父母之名可以例推尚懼或者疑于二父之名禮
文律文有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若未妨于一本之
義兩統二父之疑庶幾可釋仰惟皇上旣遵聖祖兄
終弟及之訓而入繼大統似可以聖祖律文爲法而
定禮擬名稱于孝宗稱皇考于興獻帝稱本生考或
加美謚如孔子之父曰啓聖所後本生降殺輕重釐
然自別七廟之說實踵哀帝之失他日立後將毀之
乎將存之乎萬世永祀將從太祖爲繼統乎從別廟
爲繼嗣乎伏望皇上必審于詢謀毋惑于邪說不爲
目前之快意以犯後世之公議庶幾正統之傳一本
之義天理之正人心之安天下非重天倫非輕君臣
之分父子之名可以兼全而無失矣臣等叨陪廷議
各思其憂反覆思維僉同衆志不得已而爲此委曲
折衷之論庶幾少遠二君二親之嫌亦亡于禮者之
禮也

王夫端初政疏

吳廉

臣竊惟人君者天下之主卽位者人君之始此正祈

天永命之機感人召和之端興化致治之原自古帝王未有不于斯慎重焉者陛下嗣登寶位適民窮財匱之時法弛弊滋之日大爲鼎新之舉詔旨一布朝野騰懽皆曰太平可指日望也臣愚以爲興滯救弊固出一時之休美而更化善治當立萬世之規模今以陛下聰明睿聖之資恭儉寬仁之德英毅剛勇之斷旣出于天成又務于所謂大本先務者加之意焉則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可久可大者豈不一舉成功哉大本者何人君一心是也先務者何開言路時經筵近儒臣三者是也蓋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一人之身其本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表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污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聖王兢_匕業_匕持守此心雖在幽獨得肆之中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無一不致其謹者正所以爲端萬化之地也嘗莊誦太祖皇帝聖政紀之言曰心者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檢點不爲事物所動此誠治心之要所以肇成大業也伏望皇上心聖祖之心加善養之功格物致知以明天下之理防非窒欲以澄一

已之慮觀史書以發其聰明使不爲近習所惑存誠
敬以致其靜一使不爲紛華所擾喜怒愛惡發必中
節視聽言動必以則居深宮如處大庭接羣小如
對士大夫無時不存無事不存逮操持之久涵養之
熟則聖心自然高明正大而天下之大本正矣大本
正則朝廷百官正而四方遠近無一不歸于正易之
所謂正其心萬事理者端在是矣至于開言路者所
以廣聰明也蓋天下如人一身夫身必以血氣周流
無所壅滯而後能存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
以下達如血氣周流于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
塞則亂古今皆然也但良藥苦口雖利于病而忠言
逆耳常難于行故諫者直人君多不能容諫者多人
君每憚于聽是以忠直恒見擯于時而諂諛因得以
弄權也今蒙詔旨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
官員貪暴奸邪皆許科道直言糾劾又許諸人直言
無隱此固求言之盛心帝王之盛節也尤望陛下擴
包荒之量存體行之實作臺諫敢言之氣凡累年以
來蠹政革而未悉奸貪黜而未盡者言之必去之
必決凡今日新政有關於國家有切于生民者言之
必聽之必行及凡在朝在野敷陳有補于政事者

亦皆虚心採用雖有戇直激切情詞鄙拙者亦乞寬
宥容納不致少有阻抑以昭陛下用諫之明則天下
賢士大夫莫不敬承休德精白乃心以竭其忠赤也
如此則四方聰明萃于一人天下情意通于一身而
澤無不下究矣至于時經筵者所以熙聖學也夫人
主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好學則賢士願立于朝
輔德業而致太平不好學則小人爭立于朝取富貴
而專權利得失之相去遠矣粵自三代之君無有不
學者降自漢唐宋人主罔知所學間有知者不過誦
習辭章而已非帝王所謂身心之學也惟我太祖知

人主不可以不學設立經筵之官著爲常式真爲後
世所當守者伏願皇上體祖宗之意法三代之盛于
儒臣之中舍其輕躁浮薄擇中正老成素有德望者
時侍經筵講讀經書開明義理取其善者爲法取其
惡者爲戒于帝王聖賢之道以心體之以身踐之不
徒爲誦說之資又必持之以久行之以常克盡緝熙
之實功如此則時聞道德之言心游理義之中習與
智長化與心成聖學豈有不懋哉若夫近儒臣者所
以求治理也昔之人君朝而聽政晝而訪問夕而修
令終日孜孜以求治爲急未嘗以深居爲樂也後世

唯唐太宗數見羣臣問民間疾苦政事得失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于延英雖日旰晷甚不退而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與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是以貞觀元和之治爲後世所稱其餘世主爲近習所蔽獨處燕閒之地內之進止人臣不與聞外之治亂人君不獲知天下壅蔽之禍至戕民危國者實由于此宋儒程頤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魏了翁又曰天子自朝至晏居內之時常少居外之時常多則有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保子孫也斯二言者誠萬世人君之著鑑也伏望陛下日于視朝之餘燕居之游息有節近習之阿附不容每就便殿或引三公以論理道或延諫官以議政務非止一日見之也日見之非止一事訪之也事見訪之使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皆在咨問以會天下之心于一心匪但如唐王之延接而已又必如堯舜湯文之與臯夔伊周君臣一德形跡相忘都俞吁咈賡歌贊襄以盡上下之情如此則所接無非正人所聞無非正言所見無非正事聖知由是而日廣治道由此而日隆矣凡此三事皆今圖治之急務

所不可緩者而其本在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三事無不得其正自此推之天下萬事萬化綱紀法度之施禮樂文章之制無非正大光明之業矣伏望陛下俯採愚言卽賜體行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請增浙闈科目疏

吳廉

臣竊以國家大一統于天下固以浙江爲諸藩之首當宁收俊乂于四方必以科目爲進士之先蓋以士出自科目者無不先甄陶之于學校次掄選之于有司而後進之于天子之廷則其所以素教預養而爲他日致用之地者已爲有自故士之見用于時致君澤民隨事盡職而得人恒居多有非他途可比此非一時之偉觀亦千古之定制也第自洪武開科以來兩京十三省鄉試名數固各有定額但其間或因時而增廣或因地而增益酌古準今愈加愈盛欲使滄海無遺珠之嘆而拔茅有連茹之象所以作養士類風厲豪傑者至精至密恩誠渥也臣惟浙江與江西人才亦頗相等而科目額數差有不同厥由維何臣嘗竊照二省所統之輿地志府則浙江十有一焉而江西十有三焉實多浙江者二以州縣則江西六十有九而浙江七十有六實多江西者七卽此較之則

其地方之廣大狹小已畧可知矣臣照二省近年之登科錄弘治三年浙江進士四十七人而江西則三十一人弘治六年浙江進士三十五人而江西則二十六人弘治九年浙江進士三十六人而江西則二十七人弘治十二年浙江進士四十三人而江西則三十三人弘治十五年浙江進士三十五人而江西則三十人弘治十八年浙江進士三十七人而江西則二十五人正德三年浙江進士四十一人而江西亦四十一人正德六年江西進士四十一人而浙江則三十七人正德九年浙江進士五十二人而江西則四十三人正德十三年浙江進士四十二人而江西則二十五人大率十科之內以鄉試舉人則江西額增浙江者五十人以廷試進士則浙江叨多江西者八十四人况自成化十一年以後謝遷王華李旻連登狀元者三弘治九年以後王瓚豐熙孫清謝丕余本皆不失于及第董圯邵銳則又連登會元王守仁汪應軫葉武江暉則又連登會魁往而商輅則又專美于天下古今據此驗之其人才之相與頡頏者亦較然矣夫人旣感時而盛則額制當與時而宐庶上不負朝廷作養之恩中不戾山川鍾秀之靈下不

失士子克勵之志斯爲因時酌中之通典也肆今國家以浙江居十三布政司之先固非以其山川擅秀于一方財賦可甲于天下戶口有增于他邦也亦以其人文宣著士類輩出爲可以次兩京而首諸藩也何鄉試額數獨可以少江西之五人也哉况北直隸科舉名數旣已漸增與南直隸相同則浙江科舉解額亦宜加增與江西如一顧未舉之典誠有待于皇上崇儒右文之盛舉興學作人之鴻休也伏望擴兼收並蓄之恩致明揚鼓舞之意以獎勵來學以激厲士氣庶兩浙人材不致缺望也

請立貴州棘院疏

吳廉

竊聞國家設藩臬以理天下則自浙江而下數計十三而貴州亦與其列立貢院以收人才則自直隸而下名聯十四而貴州獨靳其恩今據本處宣慰四使司并八府二十衛呈詳爲比例開科以擴聖制事等情到臣照得高皇帝創造洪基之初雲貴兩廣係隸邊方而貴州當時猶是行都司隸四川衙門未曾全設以故開科之始止貴州赴雲南搭科兩省共取舉人一十五名廣西赴廣東搭科兩省共取舉人一十七名蓋草昧之初權宜之法也厥後風氣漸開制度

漸立永樂十三年始建貴州布政司十八年復建貴州按察司撫按鎮巡等衙門漸以全設由是人文士行大同諸藩矣獨科場一事至今未開豈非聖朝缺典且廣西與貴州始同事宐屬後廣西奏請蒙准開科每年大比得取舉人五十五人且兼雲南兩省之數獨貴州貢院無設猶搭雲南揆之聖制未爲大同是終之所以振作貴州人才者則與廣西異也况人情事勢之勿便者尤難悉舉蓋貴州會城去雲南一千五百餘里迤西四衛稍近者不下千餘里若思南石阡鎮遠思州等府三千餘里而黎平府又五千餘里道途迢遠山崖峻絕士子每當應試之期多因困乏不能赴試或典鬻家產稱貸路費始得起程者或勉強跋涉中途氣阻因而復返者或雖至而水土不服感名瘴厲不能入試者又兼天氣酷熱暑雨時行盜賊覬覦肆行剽劫因而漂溺戕害者荼苦萬狀誠爲哀傷先年會議具奏開科未允施行况本省制度與浙江等處相同獨取士之制異于他省是所以爲民者深而所以爲士者淺也且今應試雖在雲南然鹿鳴之宴本省自設餘皆無藉獨場屋一事相假托耳若欲開科人情事宐無不可舉以錢糧論則有永

寧烏撒普安並定鎮遠等局餘稅并思南新起綿花商稅等項銀兩三年所積不下五七千兩可以不動府庫不取民財而供用自足矣以五經論屢科春秋禮記雲南中式者多是本省之五經全矣至于建立地方本省西南隅有空分司西察院二處衙門相連并鼓樓長官司舊址俱頗寬廣兼內有二井可以不勞營建矣或謂士少不可成錄然唐之取士或十九人宋之取士或三十人今貴州所取已至二十一人是人才亦未爲乏矣况八府二十衛并宣慰司凡二十四處士子約有五千餘人每歲科舉不下五六百人緣前不便入場多不及數耳若于本省開科士皆奮興入場之數未必不及廣西也夫五帝三王之道本人情空土俗今日此舉正人情土俗之兩得也但屬舉行官員遷轉不常代任者或以意見不合相爲矛盾或功不已出因致阻遏加以土官沉濁恐擾及已節肆欺蔽或稱供給不敷或稱貢院無地聽者悞從其然致使曠代盛典廢格不行誠爲可惜也臣忝在臣子之分知無不言也無不盡况于人才之大乎伏望追列聖欲爲之志舉累朝未行之典國家幸甚士子幸甚

備原縣志 卷一
請清寺田恤屯困疏

張儉

臣仰承綸音之重俯察民食之艱凡分所當爲而力所難爲者無不夙夜祗慎供職以求無忝一方之寄茲括民情乃知建寧一道久沿溺子之風詢其所自實有萬不獲已者也建寧民耻爲僧道寺院田產多被福清長樂光棍襲管每冬收租載歸原籍以自肥差糧則拋累里甲包賠至于軍民丁田每糧一石或丁一丁歲派驛遞夫首銀四錢民壯銀一錢八分料銀八分共六錢六分而里甲正役均徭解戶等差十年輪該一次復不勝繁重焉又左衛原額屯糧八千八百四十六石操旗屯軍共五千六百五十一名右衛原額屯糧八千六百八十三石操屯旗軍共四千四百八十名弘治十年奏例差官清查止據一處荒蕪開墾爲數一例加增左衛新增屯糧四千四百三十四石右衛新增屯糧二千一百六十六石當時雖造田段四至文冊多係一時捏報至山至溪至路名色塘抵其實無田堪以徵辦該衛刑逼無奈照軍加賠比不敷漸及幼丁或一分或五斗悲號之聲徹于上下此建寧之民若軍鎮連困苦不復知有生人之樂不暇計及父子之恩間舉男兒以爲鬼物將負累

故不敢收育也何慘如之臣查問刑條例一款僧道
府不得過四十名州不得過三十名今建寧各縣寺
田多者數千畝少者數百畝中間度牒僧道不過十
之三而冒名濫給者十之七夫田千畝大約歲收租
米七百五十石百畝收租米七十五石于內每畝納
五升則千畝者餘米七百石可比六部尙書歲入俸
米矣况數千畝者乎百畝者餘米七十石可比左右
給事中歲入俸米矣况數百畝者乎臣以爲養茲光
棍不若優恤良民查照前例凡有度牒不係外籍僧
道聽其照舊管住量照舊額每糧十石定田一百畝

以充糧差食用之費餘名革退將有餘田畝給散附
近驛遞頗立行止細民及召募武勇之士每船馬夫
首一名原價銀十兩以上者給田二十五畝民壯步
夫原價銀七兩以下者給田一十六畝仍每畝每年
輸糧米五升餘作本役工食委官勘給造冊備照十
年重審逃亡事故別給又查正德五年詔書一款各
處屯田見今差官清理未完者悉皆停止原差官員
俱各取回本年詔書一款各邊屯田近因新例差官
查理所至騷擾人心嗟怨悉令照舊耕種其文冊已
未繳部者盡行燒燬夫屯田新增之害已遍天下而

建寧左右衛尤最合無照前詔書悉令文冊燒燬如
此則糧丁無溢派之虞操軍無賠納之苦國有常賦
民有常產必以室家鄉土爲念必以男女承祀爲重
尙忍爲傷心慘目幾無人心之所爲哉伏望聖明鑑
察民隱槩賜允行可寬民財可活民命端在是矣

乞放歸田里疏

張儉

臣以一介鰥生謬膺三巴重寄拜命之後奉節星趨
遠挈祖父之遺深冒江湖之險實欲效犬馬以馳驅
樹勲邊圉豈能甘蓬蒿而泯沒晦跡衡門行不逮夫
古人報竊期以國士奈養身無道旣昧勞逸之宜而
聽斷寡才僅免叢挫之誚禁奸興利志雖銳而謀或
踈弭盜平戎法徒立而患未殄晝無停披夕輒廢寢
緣是心神俱耗因之痰火交攻况夫軍旅頻親恒奔
馳以卒歲兼乃寒暑薄侮希調理以靡時方愈復作
增劇轉深茲者中途感患遍體疾楚毒中三焦呻吟
徹夜病傷六脉吐泄連朝枕席爲讐形影相弔幸賴
天啓之明猶知守已之誼修身俟死力疾視師稍延
殘喘于目前恐終委骸于劍外望斷赤霞之堞涕泗
交流夢回紫籀之陽情魂欲絕非敢萌慕外之心實
惟切生還之願且近邀皇上無疆之休軍士用命之

力渠魁授首反側粗安惟瘡痍疲憊之黎赤尚須繪
監門之圖若螳當豕突之蠻囂今咸知漢家之大南
人不敢復叛臣肩可以少息伏望陛下俯垂矜憐放
歸故里俾代馬獲北風之依越鳥遂南枝之托則臣
結草啣環不足云報矣

諫止南關城壕疏

李一瀚

臣聞保國以人和爲上地利次之蓋人心旣和有
戰必勝有不守必固否則高城深池羣委而去
其誰與我臣庸劣冒濫侍御之職于六月二十七日
奉都察院劄付准兵部咨該本部覆雲南等道監察
御史郭公週等題內一欵固形勢之要行臣督同該
城兵馬各于本地方查審殷實之家出備人夫就于
墩堡聯絡之處挑濬深壕以上築壘欄馬之墻以爲
憑險拒守之地務期工程早完有裨實用等因臣奉
此卽往南關羅城基外周圍相視區畫及會工部議
行起夫挑濬間隨訪得居民艱苦之狀謹以上聞蓋
南關之地雖曰居民稠聚而所賴以爲業者不過商
賈輻輳房舍止宿之利別無田地山澤之饒自去秋
戒嚴後諸臣建議或周羅築城或各門立柵諸作紛
紛而民力已竭幸蒙聖明立止城工民心無不歡悅

今者防秋期至預備防守之空戶工二部旁午索車以運糧餉器械皆取給南城或乃經月而不給其僱直力役雖供生計不及道巷相語已有囂然不樂其生之心臣理諠譁人犯中間告報自縊自溺者日不下四五問之多云或因負欠官私甘心自盡者或因度活艱難輕生而然者甚可憫也民情如是尙敢輒驅以艱重之土工乎臣竊計之壕墻之數自東西延袤二千餘里欲小其規則投鞭可斷掬土可塞而無濟于實用欲大其制則工費實繁曠日持久而無益于用前原御史郭公週所題蓋欲協成于五城之工力而尙書趙錦所覆乃欲倚辦于一面之罷民室廬邸店南關之民誠空自爲保障至于郊社之壇窰木之厰亦獨南關事耶勲貴之坟墓豪富之莊園亦獨南關事耶雖曰二部雇募肩扛挑漕而人役實出于南關南關之民大半係軍校餘丁乃以推挽爲生軍校則止在征守推挽者又強役在官此外其可雇募以爲工者幾何臣計動二十萬工僅得盈丈之壕七尺之墻耳而民間之財力將不堪矣臣惟選兵淬鋒分布要路以豫于外築墩立柵屯兵儲糧以備于內而號令之森嚴賞罰之必信又足以堅赴敵者之心

卽或北敵復入則京軍擊其前外兵邀其後彼將安
所逃耶壕墻似可無用也若以關廠爲重則關外之
民獨非朝廷赤子耶又何忍棄之况壕築而怨興怨
興而民離民心一離之後難以收拾伏望陛下固無
形之險覩未事之萌以保輯民心爲本俟年豐農隙
然後徐圖城壕之役則民心幸甚社稷幸甚

乞改授教職疏

林應麒

臣以山谷諸生誤蒙聖明採錄授臣大縣臣之官之
日卽謝絕親舊秉志束身勉圖自效何期界內多豪
右久不制小民畏憚過于官府其無行諛甚者廼至

白日哨聚道路詐冒官校擒掠職官凌巖婦女殊駭
傳聽臣過不自量旣臣爲之長子弟賢不肖異等不
可一槩相視爾其自恣憑厲于壤紀法非爲稍收詘
之律以典常何以宣昭陛下彰瘡之化然獄未成而
怨生令初布而仇起旁午構扇造爲謗讟外連不逞
之徒相與文致其說致使巡江御史苟汝安風聞劾
臣人命激變臣被茲空文兼慮深網重足累息無復
處所尙竊幸臣平素頗能自檢雖經撫按司府州縣
勘問等官一十八員往復查覈三十餘次先後垂及
五年日訪月詢絲據毛舉以實臣罪終無繇也巡按

御史舒汀周亮等俱止擬臣調用題奉陛下明旨到部該部亦明知臣之愚直無他罪狀特以臣所言向等讎惡尙復逃罪潛住京師轉移飛語虞臣譴罰甚薄粹無以塞眚眚之口遂更定臣降級上請仰荷陛下洪慈俯賜俞允部劄至日臣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檄叩頭悸不自定沉痾廢痼復起爲人雖萬碎臣骨詎能爲報但臣野性不諳州縣人各有能有不能抑而行之必發狂疾臣嘗謂之過言今者念臣往事足爲明戒又臣不幸早孤臣母今年七十有一臣自待罪以來流轉飄泊臣母念臣羈危之形憂悸成疾

日至委頓每見臣子稍知誦讀長相對於悒慮其他時僥倖成立萬一如臣復爲州縣等官言與涕俱抵書哽咽不能仰視臣在羈所一聞此言膺背交腠徒東向長號以首頓地泣盡血零跪自訟臣不孝之罪而已且臣家貧不辦菽水未能決去誓得自白當求一便郡教授庶幾職務稀簡得以朝夕就養左右盡其餘年實臣烏鳥之私薰炙心髓未能自達者也今雖降臣一級尙不免于有司等官一親民事此念俱廢束縛簿書之繁奔走期會之急折腰仰面懼且不能皇寧容將毋况臣迂材萬不能堪此他日不續復

被愆尤臣不足惜上負陛下莫大之恩下貽臣母垂
盡之感通天之罪死有餘矣臣見近者治縣諸臣或
被論劾告訐勘宐降級叙用如長洲縣知縣黃大廉
安福知縣周瑞等難以遍舉例得陳乞改教數年之
間踵跡相望有以仰見陛下天地之德日月之明曲
成庶類隨器甄陶至爲委悉自非木石誰不感激思
奮臣最不材無異知解然尚有章句微能雖非師授
遂可名家至于師先子弟涵泳聖化實所願學不後
諸臣如蒙乞勅吏部查照黃大廉周瑞等先後事例
改臣教授職員庶分責易酬便于將毋補報有日不
至瘝官臣不勝感激之至

乞察奸邪疏

吳時來

臣連日伏覩聖明以邊事爲急將各誤事之臣究問
大小臣工無不欽凜昔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文武
一怒而天下舉安正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掎尅
軍餉以餌執政之臣其罪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
交結通行上欺仁主下壞邊防揆厥所由其罪惟均
若不一併究治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
有聞而不以告是上負天子也臣聞四方多壘士大
夫之耻也宋臣呂蒙正尙以四方無事要荒賓服自

卜相業之盡人問其故以爲我無他能可見惟爲國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而已今大學士嚴嵩輔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由吏兵二部則輔臣不宐侵其事今槩侵其事而引用匪人以致蠹國害民邊事日熾誰之過歟嵩年已老智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惟黷貨之心不自饜足私令其子世蕃入直托言書寫于預國政擬票揭帖書寫出其手旨意未下先已傳播人口世蕃亦每先示人不自少避嵩曾對臣言小兒之意如此如此臣謂聖天子在上萬機獨斷卽有謀及宰輔嵩應竭其愚不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自當謹身避嫌不應窺覘幾微招搖權勢明以市私恩欺人于外也濫引伊親萬家爲文選司郎中方祥爲職方司郎中彼此爲奸賄賂公行二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何曾有思報之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義以忠于君上哉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卽論趙文華嵩所引用也征南回時將銀二萬兩帳床送與世蕃婢妾二十七人各金玉首飾一付世蕃猶以爲未足文華告病疏章卽世蕃爲之若非聖天子在上則文華且馳驛榮歸矣張經之被誅也將銀

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將銀五百兩送
經弟張中洲名曰路費夫經朝廷之罪人也若非生
前重受賄賂死後何爲贈以路費乎若非聖天子在
上則經且保首領矣王汝孝蘓州失事將銀三千兩
央檢討梁紹儒送與世蕃止問軍罪當給事中袁洪
愈劾去紹儒時畏世蕃不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揚
巡撫卽行吉安府將銀三千兩送至其家赴淮不及
數月賊勢方急克廉陞戶部侍郎去年給事中張登
乞要久任蓋指克廉未顯言之耳楊順誤國敗軍陞
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三蔭其子旣送監讀書又

爲錦衣衛千戶及百戶人言陞賞一次順共用銀三
萬方祥以職方承行亦得二千則三萬之多必與世
蕃無疑也臣思聖天子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
以廕子之典加順有罪之人蓋世蕃誤嵩也因以誤
陛下也吳嘉會修邊冒請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
乃加三級而連廕三子乎人言嘉會將修邊銀兩打
造銀器五損送文華轉送世蕃被尙書方鈍面斥其
事今御史萬民英劾其鑽刺結援蓋其所鑽所援非
世蕃而誰臣思聖天子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
肯輕以廕子之典加嘉會有罪之人蓋世蕃誤嵩也

因誤陛下也夫爲朝廷弭盜安民不過文武諸臣也然而以督撫爲尊朝廷之激勸人心不過賞罰也然而以得中爲權今惟賄賂之行可以免罪脫身可以陞官又可以廕子亦何難尅軍民之膏脂以博顯榮而復誰任難事以爲朝廷圖久安之業哉且邊事之難人比知之若知其難必須自盡其力不能則繼之以死又不能則宐自度罔効以聽其事于朝廷俱不應掩其莫大之罪以竊非常之恩今日陞官明日廕子欺妄朝廷一至此極也今則軍民貧困極矣謀國者旣乏長筭又敢私其黨類任其掊尅又酬以恩賞之厚典焉是幸賊之來以爲市也不亦深可痛哭流涕哉故今邊事之不振由于軍民之困窮軍民之困窮由于上官之貪墨上官之貪墨由于圖國之無人拔本塞源之喻願皇上察之也昔楊溥爲相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家藏十萬金今嚴嵩貪污不比楊溥而世蕃之狼過之每月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滿道路絡繹不絕果何所從來乎萬家方祥南行俱各滿載人有萬七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也伏乞勅下九卿衙門提正如果臣言不謬將嵩放還田里以立國體世蕃肆諸市朝以正天討則姦黨弊革

內治外嚴安攘大業掀揭古今而于天下無難治矣
乞扶襯還葬疏
吳時來

臣以冒昧進言罪當萬死荷蒙聖慈不遽置之死地
發于瘴地充軍經今六年所有六年餘生無一日而
非再賜也圖報無地惟省愆補過以禮自繩不敢少
違一切之法以負曲成之恩然有激切苦情不得不
哀鳴于九重之上者臣父去年正月自家來視臣今
年二月欲回行至蒼梧病故寄殮橫州城外臣倚廬
自罰思父以臣之故客死他鄉臣又不能躬負父喪
還葬丘首復何心立于天壤之間扳號擗踊痛絕水

漿固期卽死以謝左右見臣如此來相勸解謂父喪
未歸死復誰倚因忍心吞淚苟延視息顧臣萬里孤
身一男十歲念父魂泊瘴鄉動踰葬期蓋以荒野寂
寥洞寇出沒朝不謀夕旦夜憂虞獨想深思涕盡血
流若不及今哀鳴是臣父終無還葬徒抱終身之憾
終死無及也臣生嘉靖六年正當典禮大明之際嗣
後得龍飛錄讀之未嘗不感激思奮有君行孝如此
不興于孝者棄之化外可也臣旣無以爲養又不能
及時歸葬以禮是徒生仁孝之朝徒讀仁孝之書也
伏思皇上孝治天下大小臣工有父母在家病故者

類得奔喪守制有在任病故者類得扶襯歸鄉有告
遷葬者許其遷葬無非廣孝思示有禮也下至商賈
百工遠離鄉土一聞親喪不憚千里匍匐或遇死于
道路皆能斂手足形抱歸懸葬彼豈欲矜名節哉蓋
激于聖化由于一念之誠也朝多廉范野遍郭平獨
臣孤苦羈旅旣不得與諸臣共貫又不得與商賈同
條抱此哀以五內崩裂又臣所遭最苦三十九年臣
妻之父尹聘前來視臣死于潯州其明年臣妻之叔
又來又死三視在客無力還葬同行僮僕十僅留一
今又遭臣父喪形影相守謂不卽死亦強顏耳憶臣
父病篤之時進藥不飲囑臣曰勉爲完人以報朝廷
有益則爲之是臣父雖死猶惓惓以教臣不忘報効朝
廷也如此臣思報効惟忠與孝若臣忠不當可孝不
及時無益于生不如其死伏乞曠恩容臣歸葬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生死肉骨何日能忘也

籲蠲虛額減冗役疏

王汝聘

臣與齊民耕鑿荒陬淪沐皇恩享久安長治之樂所
當歌年誦日拜颺太平詎敢以閭閻疾苦之事上瀆
宸聽顧臣伏讀臥碑民間利疾許諸人直言今臣僂
居有病民最甚之事若不詣闕上陳其勢必至于困

做流離委骨荒山而莫之救臣敢冒死以聞切臣僣居東西百三十里南北百四十里兩水夾山靠山則疊石成田傍水則築隄爲畝土薄田磽非他邑平原沃野用力少而得穀多者比遇雨水衝激高田崩坍不留立錐下田一捲遂至沙塞年消日磔又非他邑海濡之田東涯西障者比萬曆十一年蒙聖慈軫念勅下有司丈量田畝明田畝清浮額臣等喜爲甦生有日彼時縣缺正官上司檄本府夏通判署事本官希喆出額以見功榮妄將弓口改短尺度每畝田止八分丈作一畝旣而田仍不敷原額又畝外加派田二分弓口旣減二分于一畝之內加派又虛二分于一畝之外而實耕之田八分在官之田一畝二分也萬山之中陸無旋軌之途水有覆舟之險商貨不通別無生理貧視他邑特甚一家生計惟在田地而今重以浮額難支迺遁外邑者過半縱有三宦家譬之皮去毛存于小民何裨人在田荒遍野茂草間有可耕白送與縉雲隣邑之人價無分文試檢黃冊寄戶倍于土著困做可知若不早爲改正其勢不至于無民不已也伏乞聖慈准行將原舊在官田地以今丈者爲實在其加派明係浮額許令減去若慮課額當

充寧將稅糧牽派蓋加畝加糧害則一般但有加畝
之名人嗟虛賠若加糧上供國課各知難免且虛額
名存田無承買其賣者勢急不免折糧與人糧滯本
戶害留子孫夫丈田本欲清浮額而僭居反增浮額
之害此臣之所願蠲浮額以甦民困者也又僭居之
貧不獨田磽地僻更加里役太繁本縣計都四十有
五舊編七十里每里一名而附郭之坊廂不與焉正
德以前官無繁遣猶堪供役嘉靖以來島寇內訌經
縣七次停頓數月燒縣治殺傷男女逃散流離盡皆
煨燼之餘加以建造城堞家如懸罄隆慶四年奏蒙

減畝四十里併作六十里民幸稍甦但困窮已極勺
水難救輿火查得本府太平縣每里一名帶田六百
畝天台縣錢糧多于僭居止編三十五里今計僭居
二十四萬分配八坊六十里通共六百八十名每名
帶田三百畝是僭居里長之田半于太平里長之數
倍于天台夫多一里則多十夫之費減一畝則減十
家之役里少則審編畝長只上戶當差不及平民里
多則上戶不足必將抽中採下以凋零之戶聯名朋
當甚有十姓共戶以充其數此民之所以愈不聊生
也願將僭居四十五都定爲四十五畝稍耗都分卽

以傍都置產之一戶充之則上民之供輸較易貧民之生理此臣之所愿減冗役以甦民困者也臣伏覩御極以來屢頒恩詔督責有司興利除害詔書所至萬民騰歡愿須臾無死庶幾復覩唐虞三代之隆朝廷恩波日常下究何民間疾苦如臣縣者壅于上聞有司勤恤亦明知之而深憐之特牽制成冊不敢更張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採父老瀝血之詞摘病民最甚之事匍匐詣闕籲天上陳伏乞勅下戶部頒行撫按通融酌議期于旦夕救援則民困可甦而深山窮谷老穉咸得沾被矣

劾楚閩陳奏播虐淮南疏

應朝卿

臣自二十七年冬受事兩淮正當鹽法壅滯之日已經屢疏陳瀆力殫計窮無復之矣孰意壅者未通害者疊至近淮之害猶可撲滅楚地之害不可救療明旨之恤淮南者至再至三陳奉湖廣稅監之虐淮南者日甚月熾臣倘避怨不言坐令水商立竄鹺計頓窮如國課何如臣之職掌何敢據實爲皇上言之益萬曆二十八年秋冬餘銀應于今三月起解江楚引鹽應于今二月掣放臣督運司徵收餘銀則內商無銀輸納臣督司縣催賣引鹽則楚商自正月初六日

至今絕無一商買鹽臣驚駭無措再四嚴催隨據水商數十人號訴云商等非不欲買鹽運賣但被湖廣稅監重疊苛求如奉文鑄錢布政司業委專官前去買銅矣乃稅監票拘水商七十餘人志買銅商人被棍徒洪德化詭名羅煥挾索商銀七千五百兩虐害未已又稅監面諭商等著照楚中各行一槩行錢竊思商等買鹽于淮賣鹽于楚賣速則課速賣遲則課遲若令買銅誰爲買鹽况名雖買銅其實生端挾騙且江南兩淮見行錢法並未責商行錢蓋因貴重不便易銀納課今楚地每年行鹽三十餘萬引鹽價頗

不貲其鹽大半賒借內商者見蒙立限起息今日商等賣鹽之銀卽付內商納課之銀如責令賣錢則楚中之錢大半商等收來無論淮與楚行使文數多少迥殊而積錢充棟折軸風波險遠課船裝載不了無所用之縱載之至淮而運司解京不用錢徵課不收錢內商賣鹽不要錢這許多錢教商何所消受貴本悉委棄矣今衆欲逃竄何敢再買新鹽以蹈不測等情到臣卽卽出示撫諭并覆行詢訪水商之畏避陳奉良自多端益陳奉入楚以來無日忘情于鹽商無日不思爲嚇騙二十七年間奉初至湖廣卽欲將引

鹽起稅各商惶懼餽銀一千兩而止是年鹽船至楚
又欲抽稅各商惶懼每引納銀一分共銀二千七百
兩二十八年七月准鹽又當至楚奉假清查之名先
立關于小池口復改于清江鎮比時布政司經歷王
廷楨夤緣差委藉奉威焰每鹽船一隻騙銀五兩共
船六百餘隻得銀三千餘兩又每引勒要銀七分另
納奉銀一萬四千兩後又加稅二千五百兩奉之司
房叅隨又陸續騙銀六千餘兩近日票拘水商買銅
委官流棍洪德化挾索商銀七千五百兩又送叅隨
人等二千餘兩暫時銷名猶不滿欲勒措不休揚言
此後仍要立關加稅二萬兩外孳順稅監銀二萬兩
各役私禮銀二萬兩方准掣賣商本幾何鹽價幾何
堪此重比騙害而買銅行錢其勢又萬比不能堪由
是水商懼禍驚惶紛比欲解散矣臣惟准課者國計
所仰給外而各邊倉之本折內而六倉之餘銀一年
不下百餘萬其數甚鉅而其用甚急以國計之鉅且
急者而資之于商不過乘其趨利之心而駕馭以使
之無他術也况水商以東西南北之人泛江湖舟楫
之上有利則趨無利則止朝夕更換視邊內二商其
不可羈繫爲更甚今廢之使窮迫之使散水商一散

則內商之鹽無所售邊商之引無所用一壞百壞國
家百餘萬之課何所取給由是內而度支之告匱外
而各邊之脫巾可立見者也臣在淮與楚相隔幾二
千里所責成者僅一鹽法道今陳奉氣陵楚中撫院
何有于該道如上年盤獲夾帶之鹽乃王府食鹽非
商鹽也輒藉以展辯因以誣污該道而該道真無如
奉何矣臣去楚遼遠勢不能束縛陳奉之手足惟有
入告于皇上伏望皇上念各邊中引之本折必不可
缺太倉額解之餘銀必不可少淮南商必不可少迫之使
散祖宗二百年來輸邊足用之良法美意必不可壞
之于一朝勅下戶部查議淮南商應否責之買銅應否
責之行錢到楚之官鹽應否盤驗重徵屢恤淮南商之
明旨應否遵照棍徒如洪德化貪官如王廷楨應否
行湖廣撫按提問亟議上請施行以繫商人旦夕之
心以紓徵課焚瘡之計至于陳奉下殘民命上悖明
旨出入陳兵如虎傳翼江漢數千里日坐湯火中言
之酸鼻聞之傷心其罪惡貫盈擢髮難數仍乞聖明
獨斷將陳奉嚴行逮治追沒騙贓則不獨兩淮鹽法
之幸尤三楚生靈之幸也

請罷採權礦稅疏

應朝卿

臣嘗伏讀我太祖高皇帝之諭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大哉皇言萬世龜鑑臣目擊淮揚困憊宇內鞠張益歎聖祖之深識遠慮而願我皇上之三覆致思焉近年礦稅之始行也皇上不過曰取天地自然之利與商牙經紀之餘以充國用耳寧知利端一開政理日亂虧損聖德流毒民間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至于今日礦之害未歇而稅之害正日滋臣請得而悉數之一曰貧民失業夫稅者稅商也非稅貧民也但商賈有利則趨無利則止自稅使紛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稅額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富商不至所餘者大半些須小販逐分毫之贏餬旦夕之口者耳以貿食之貧民當日增之重稅力能堪乎據臣所睹聞販燈草苧帚者滿載一船止值銀兩餘稅貨稅船該銀三四兩遂至望風驚駭有棄之而逃者有焚之而去者舉此二端其餘可知此輩營運路塞寧止無利且遂無生妻子悲啼饑寒逼迫不轉之溝壑則聚而爲盜耳其流弊一二曰紀綱日壞夫國家利病

生民休戚科道撫按條議之部院覆覈之然後請旨
施行誠慎之也自言利風行無行武弁銅臭鄙夫與
市井游棍片言朝投俞旨夕下一夫獲利羣至紛然
日新月盛虎噬鴟張有稅已重而稱漏稅者有貨已
稅而乞稅船者獻店獻木靡有窮時空捏虛數卽爲
定額撫按爭之不能得部院爭之不能得是奸棍與
言官大臣爭權也馴至內使侵舉劾之柄凌民者受
禍無耻者蒙留且有擅陳兵出入者其流弊二三日
詔獄日繁夫逮繫之法朝廷間行以懲大奸惡如雷
霆之震擊然未易數也也比來內使欲激皇上之怒

以張大其威權凡有司稍異同者輒指之爲阻撓爲
激變以致緹騎頻遣械繫續途自山東而江右而關
陝而滇南東粵逮邑今逮郡守非爲撓礦卽爲阻稅
道路咨嗟縉紳喪氣甚而計偕之士與青衫之儒連
桎纍也冤號痛楚血肉淋漓失海內之士心斫國家
之元氣莫此爲甚其流弊三四日常賦漸虧夫天下
財貨百物止有此數東盈西涸理無兼得今國家邊
需所仰給者惟此常賦自近日包礦包稅貧富並窘
官民兩困今內使源也進之內庫者卽往日度支水
衡之財也催科不前邊餉大缺大司農屢也告匱奚

怪焉卽嚴旨臨之撫按奉行唯謹如民膏已竭何至
若兩淮鹽筴浮課頓增則常課日詘船稅新徵則掣
期漸誤日甚一日且不知所底止矣其流弊四夫版
削貧民倒置紀綱峻嚴刑法虧損正賦皆非皇上之
初心也惟礦稅一興則羣蠹叢集正聖祖所謂一絲
不理則衆緒棼亂者也且聖諭固云少候足用自有
處分今揆括四至進獻如流若以爲足則不啻足矣
若以爲未足則將何時而足耶臣恐民力不支潰散
四出書之史冊天下後世將謂皇上爲何如主頃臣
自揚涉儀歷滁廬諸郡見河無航道若葦村落蕭條
觸目成悲及接邸報則滇吏楚士方械繫接踵而至
夫以太平無事之天下而道路皇皇若有不能終日
之慮何也臣是以不避忌諱輒具愚款伏望皇上留
神垂察深宮靜念傷其末流而塞其根源罷一切礦
稅與天下更始則一動念間而英聲茂烈真可上紹
聖祖而萬世之業猶泰山而四維之矣

表

恩賜存問謝表

應大猷

該台州府奉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劄付該禮部題奉

欽依應大猷准存問欽此隨即備綵帛羊酒親及臣
 門存問訖臣不勝榮幸不勝感激除望闕叩頭祇領
 外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聖治聿新雀
 躍方馳于魏闕皇仁無外鴻恩忽賁于蓬門感與生
 俱榮非望始伏念臣平生淺劣抱質迂愚負空志于
 特立獨行慚無他技本無才以長駕遠馭獨抱孤忠
 雖被遇非常荐踰華于中外然與時寡合遂歸老于
 丘園豈期待盡之年復沐無前之賜茲蓋伏遇皇上
 道超邃古業嗣中興心恒體乎羣情動必稽于故典
 沛如天之渥澤小大惟均念先代之舊臣生存無幾
 因令疎逖獲被寵光聳倡見于里閭增美談于史冊
 顧臣江湖跡遠知無再趨軒陛之期啣結情深莫盡
 仰戴丘山之意伏願至仁乾覆聖德日躋百工釐而
 庶事康播皇風于九有玉燭調而金甌固歌天保于
 萬年臣無任瞻天仰聖感激屏營之至為此具本令
 義男應月抱齋奏謝以聞

啓

國朝

懇釋回難民子女啓

康熙十四年二月

鄭錄勳

竊惟僑居自上年六月二十八日金處逆寇李雲等

統領賊衆臨城時蒙 各憲委汪都司國祥領兵救
援卑職從內夾擊活擒渠魁斬獲賊衆無數卑職竊
謂賴社稷之靈滅此朝食度幾城池永無恙也詎料
八九月間復遭溫黃海賊林衝朱福連必中等潛越
茅坪嘯聚縣南朱溪一帶地方雖屢被卑職統兵擊
敗柰賊恨益深東勾西引勢極滋蔓希圖攻襲復仇
卑職深慮城孤兵寡請發京口官兵援防協同撲勦
堅守至十月十三日奉都統令牌撤去援防官兵十
四日又復撤卑職與城守官兵民心徬徨擁道扳轅
哭留鎮守此時官民繕戀之情真不堪述者但卑職
遵奉檄調不得不堅忍拋棄耳以致滿城士女逃散
一空賊遂乘虛踞城後蒙

貝子殿下暨 各憲仍着卑職領兵恢復卑職到天台
之時卽差的役到縣探聽據云遍地是賊劫掠百姓
男婦俱遭荼毒無處安身多被驅脅搬入縣城斯時
卑職卽密遣牌一面潛行知會百姓凡在大路城中
居住者卽速搬移恐大兵按臨殃及無辜不意死賊
狠心一婦不許出城及卑職與同滿漢官兵至二月
初一日辰時尅復城池攻敗之餘賊雜民處黑白難
辨橫羅鋒鏑者不知凡幾更有慘者妻孥子女繫累

歸營所有子遺難民哭泣號訴動地震天卑職伏思
大兵到城百姓不能開門迎接法亦應爾但朱連二
賊既已強勁海賊曾養性復遣偽總兵蔡玉樹領賊
二千協守各門填石城上圈圍並不用一百姓至街
坊巷口分布賊眾防備百姓卽欲開門無從措手且
賊首聲稱百姓俱通我兵希圖內應是百姓與賊原
自携貳也痛念薰蕕不一玉石交分况民爲邦本官
軍勦逆無非救民水火若使骨肉離散亦何樂其有
生且伏讀頒行

聖諭賊眾踞城原無携帶妻子凡被擄子女應與發還
之 天語卑職切思前旣拋棄百姓今又慘傷殘黎
此實卑職負民非民負卑職也且前拋棄殘黎固是
卑職負民但卑職與防官奉 各都統撤回則負民
之故又不獨在卑職一人矣卑職官卑職微空抱心
傷徒懷膚切伏乞

貝子殿下弘開三面救此一方凡被擄子女盡數飭查
給還庶難民無隱不聞而卑職亦有民可治也

康熙十四年二月初二日具啓并稟台道府
隨于二月初五日蒙 分巡道楊諱應魁轉
啓爲照我

國朝定例凡有賊踞城池能預爲投降者免其
誅戮如有拒敵者一槩不留此歷例然也但
查仙居之失原係奉各副都統之文將兵馬

撤回致賊得乘虛入踞誠如該縣所謂官負于民非民負于官也今城中之人不能縛賊以順論其跡似為可恨原其情實有可矜目今貝子殿下從當陣擒來之真賊偽將尚概行寬宥而况仙民子女原係我皇上之赤子 殿下必有惻然不忍者且奉有凡百姓被擄妻子應與發還之 旨若不從此大開一面恐自茲進取不能鼓民向順之念伏乞 殿下于萬不可寬之中稍寬一綫發還被擄子女使得團聚則萬姓歡呼而取溫處閩中必勢如破竹等因奉

寧海將軍固山貝子諭據該道啓稱難民慘傷情由到府照得逆賊竊踞仙城負固堅守百姓不能強賊迎降豈屬得已及大兵尅城皂白不分槩行誅戮以致家口搶掠按法固所難宥而原其初情實有可憫本府軫念仙民因我兵撤回被賊迫脅原非甘心從賊與他城失陷不同何忍令其妻孥折離該道有地方之責即諭知縣鄭錄勲查明婦女果有本夫及至親願領者該縣稟明都統即許准贖

為此特諭又奉 批據該縣啓稱民賊難分厄遭殺戮妻孥子女繫累歸營慘傷等情本府深為憫惻原其被賊迫脅實出不得已業諭台州道知照酌贖仰該縣即遵行繳

亟請添兵防禦并陳進勦機宜密啓 康熙十四年五月

鄭錄勲

康熙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儋邑團練守備夏應宿報稱據差兵捕偵探得本月十五六日有長髮賊四五十人在于本汛雙廟之東地名護聖寺等處出沒窺伺等語到職除加意步防外理合稟報同日又台協左營駐防仙邑汪都司隊兵趙有亮等稟稱台州府三江口左近白馬山邊對岸梅浦一帶俱新築土牆安設大炮專打府城過往的人意在斷絕這條路徑各到縣據此

竊惟當今逆賊竊踞溫黃倚險負固抗拒 天兵益

無刻不思侵犯我城邑蹂躪我人民。凡爲臣子所當誓不與俱生必期滅此而後朝食者也。伏念僭疆新復之後破傷遺黎驚鴻未定田地盡皆荒蕪兼以官兵不滿七百城守單弱可虞其各鄉團練皆非慣戰之卒又無官給衣糧以之供驅策夾助則有餘以之當捍禦折衝則不足。今據團練汛防各稟賊萌漸露若不添兵防禦誠恐覆轍相尋末職微員之身命亦何足恤。第僭邑實乃台郡之屏翼西北可以接金處東南可以控溫黃爲戰守必爭之地務須先事綢繆庶得有備無患。且查僭邑要隘莫如白水埕夏閣

雙廟橋頭四處每處若得官兵五百名駐防則逆賊無由竄迹民心得以帖然。由今及時耕種俾糧餉有出是一舉而三善備焉。且各鄉之壯有力者藉官兵之威勢無所顧畏相與聚集訓練數月之後自增敢勇之士數倍矣。夫然後由白水埕夏閣而進可取尤塢張家渡等處由雙廟而進可取茅坪廟寮等處由橋頭而進可取道赭黃山等處我所進之處多則賊勢分而不能備我養銳之兵多則就近乘隙見可而進出其不意而賊不及備恢勦機宜莫有善于此者。至于總統節制使與地方相安無擾應聽



雙廟齋
出景一舉而三善備焉且各職之出百女皆齋官只
無由竄衣只心誓以却然由今又却特蠶與雞喻有
雙廟齋與四歲母歲若野官共五百各攝初限雙類

